

後漢書集解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郭躬弟子鎮

後漢書四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

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集解惠棟曰案周所定者為大杜律荆州從事

苑鎮碑云韜律大杜是也其延年所定者為小杜律丹陽太守郭旻碑云治律小杜是也旻字巨公太尉禧之子乃知郭氏世傳小

杜律矣 太守寇恂曰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

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

為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

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本護作尉是

騎都尉秦彭為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彭字國平案彭見循吏傳也彭在別屯而輒曰法



斬人固奏彭專擅

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彭擅斬軍司馬固奏彭不由督率專賊殺人

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曰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

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督謂大將

彭既無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

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

部有曲也

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檠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

有衣之戟曰檠集解惠棟曰漢雜事云有詔躬上殿令尚書令與公卿雜

難躬曰督將受斧鉞稱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別將行軍法何以明

之躬對曰軍正校尉別將兵假斧鉞即得事軍法難者曰今不假

故不得擅殺躬曰漢制假

檠戟以當斧鉞議者皆屈

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

有所歸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共以繩絞殺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

帝曰兄不訓弟故報兄重

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

斬

集解惠棟曰漢律云矯詔大害要斬鄭氏章句云矯詔有害不害也陳羣新律序云賊律有矯制

帝復詔躬問

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



集解惠棟曰張斐律表云知而犯之謂之故不意誤犯謂之過失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

文則輕集解惠棟曰鄭眾云今律過失殺人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

法天刑不可已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

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集解官本考證曰舊本無

典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已前減死罪

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

已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

又自赦已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宥死罪已下竝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已爲赦前犯死

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已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



之卽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晁亦

明法律

晁音質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爲尙書及中黃門孫

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曰

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尙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劔

賊臣姦黨殄滅宗廟曰寧功比劉章

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也

宜

顯爵土曰勵忠貞乃封鎮爲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

尉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鎮自廷尉左監遷廷尉

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

坐地長子賀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賀字惠公

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

年

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逃匿三年

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

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諡曰昭武侯賀

曰成侯賀弟禎

集解惠棟曰蔡邕橋公碑載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貞以文章得用鬼薪公離司寇貞卽

禎也亦曰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儻許其反集解惠棟曰依帝紀及後碑儻當作禧沈欽韓曰後碑

禧字君房隸續云禧兄旻為丹陽太守延熹元年卒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

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集解惠棟曰禧卒於光和禧二年夏五月甲寅見後碑禧

子鴻至司隸校尉封成安鄉侯集解沈欽韓曰郭旻碑隸續鴻光和為五原太守鴻弟柔為議郎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

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

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集解惠棟曰雄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袁紀作河間誤呂明

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

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集解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惠棟曰案華嶠書云雄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衍醫字也及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集解先謙曰初學記十二引華嶠書云以法為名家御覽二百三十一同初

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優也集解先謙曰每官本注優作憂是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

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曰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

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集解惠棟曰事見風俗通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

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陰陽書麻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

行歸家及徙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辨崇篇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集解惠棟曰夔河南人見周總傳

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

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

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

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

者乎若乃推己已議物捨狀已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減為貪情也貪與探同也

集解周壽昌曰釋名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易繫辭疏探謂闕探求取貪與探音義同故注取訓於此法家之能慶延

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識緯之說啟自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而吳雄趙興卓

然不惑三人者弛禁懸殊而禍福相反范氏綴此於郭躬傳末用見家世刑法延慶累禩要在乎平恕而已區區忌禁之陋奚益乎

以此祛世大惑不攻自醒宋世大儒著書以悟陰陽家言者綦詳而迷謬相承拘而多畏者如故也范氏其亦深戒之矣

陳寵字昭公沛國洩人也洩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洩音尸交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尸作戶今

鳳陽府靈璧縣南五十里曾祖父咸咸哀間已律令為尚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為

廷尉監議入常從輕比多所全活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

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

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

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竝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

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中皆被誅竝見前書



吾可已逝矣

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

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曰

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

集解惠棟曰案王莽傳建國三年以咸為講禮則咸嘗仕莽矣王補曰漢史姓

名同者若公孫宏李固張禹梁松各二而陳咸則三一廢於成帝

之綏和元年以憂死一仕於王莽始建國三年為講禮皆見前書

一求去於平帝之元始三年即范書此傳是也傳明言莽篡位召

咸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再徵稱病篤矣又曰三子皆在位悉

令解官而惠注乃曰咸嘗仕莽將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

遂合宏固禹松為一人邪誤矣

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

應劭風俗通曰其工之子

好遠遊死為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

祭眾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於戌

故臘用戌日也集解何焯曰祖臘猶言先祖相承所用之臘非祭

名注誤惠棟曰案祖臘漢法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

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案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

得禽獸謂之臘左傳曰虞不臘矣唯見此二者而皆不書日聞先

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生于寅盛于午終于

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生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

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生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

祖丑臘土始生于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土

莽自謂土德當用戌祖辰臘漢家火行以午祖以戌臘故咸用之

豈得謂先祖相承所用之臘乎獻帝紀曰祖臘皆如漢制明皆祭  
名何氏之說斯謂陋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  
不得竟指為陋  
從何不誤也  
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

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

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

集解沈欽韓曰王制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  
鄭注已行故事曰比

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已

不肯視事為高  
集解先謙曰御覽二百四十九引寵常非之獨勤  
華嶠書云不肯視事但出入養虛

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  
續漢

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  
人有辭曹主訟事也

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  
因緣謂依附寵

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曰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

府奉曰為法  
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司徒三遷肅宗初為尚書  
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



是時承承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曰帝新即

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

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聲子辭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

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集解惠棟曰眚災肆

赦舜受終以後事而稱唐堯著典者以其在堯典故也舜雖創法

實終堯事故舜事冠以唐堯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分慎徽五

典以下為舜典後人襲其訛遂以眚災肆赦為舜典之辭也周公

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伯夷之典惟敬

五刑曰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由此言之聖

賢之政曰刑罰為首集解王補曰此下袁宏紀有往者斷獄嚴明

所曰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曰寬濟益陛下即位率由此

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温和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笞即榜也

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集解惠棟曰笞東觀記作榜故云笞

即榜也淮南子云身枕格而死高誘云格榜牀也榜之于格上枕

格而死枕音尤訓格爲擊失之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

美鄭喬之仁政也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

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

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琴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

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

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集解

錢大昕曰春秋傳喬作僑古人名字恒相應產者生也木高曰喬

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詩云不剛不柔布政

先謙曰官本注不善下有子不死四字宜隆先王之道

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

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筮楚曰濟羣生全廣至德曰奉天心帝敬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鈇鑽諸慘酷之科

也說文曰鈇鐵鉏也其炎反鈇音陟葉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

鑽贖刑謂鑽去其髓骨也鑽音作喚反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有



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

報論也重死刑也

是時帝始改用

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宗

字武孺復少子

曰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

在於此帝曰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

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日短則陰陽爭諸生蕩

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集解先謙曰官本日短下則作至是

時令曰諸生蕩安

形體

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集解沈欽韓曰此漢

所引月令也臚註朔令剛今天曰為正周曰為春

正春皆始也十月萬物微而

未著天以為正

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曰為正殷曰為春

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

十三月陽氣

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曰為正夏曰為春

今正月

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為正夏以為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

木萌動東風解三微成著曰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

凍蟄蟲始振也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

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

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

雞鳴為朔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黑者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

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

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

地交萬物通也集解惠棟曰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

著而成一體鄭元注云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

積十五日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凡四十五

日而成一節則泰卦用事也三著者三王各用其一故云以通

三統鄭氏又載一說曰三微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

也是則十日為微一月為著復周也臨殷也泰夏也亦合于三統

之義崔氏以三微為三周曰天元殷曰地元夏曰人元若曰此時

正其說未盡故備述之

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

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集解何焯曰下文云畢

在立冬則孟冬者當作季秋

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集解劉歆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

若曰降威怒不可



謂寧若已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曰

為殷周斷獄不曰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曰改律

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

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

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

尚書見道語見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繼承之敬

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

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寵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

表薦輒自手書削草人莫得知時賜劍得鍛成以其敦朴棟案周亦密也荀子正論云上周密則下疑元矣楊倞註云周密也蓋主

道宣明臣道周密以法天地也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

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

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已問寵寵對林

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已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已臧汙抵罪

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

侍郎鮑德集解惠棟曰德文淵子一作得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

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

微之故幾微也微細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微也作微言是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

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

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已為腹心鐔音徒南反集

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顯字子誦廣漢鄭人也顯與王稚子同見察于太守陳司空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訟者

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集解官本考證曰縣字監本誤作

陽從宋本改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



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

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敕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

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已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

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

之相也集解錢大昕曰應順亦汝南人奉之曾大父也其為東平相遷左馮翊則奉傳所未及載守正不阿後和

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

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有疑常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

敝於此少衰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動也前書曰鈎校得

其姦賊鈎音工候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侯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甫侯也侯作刑是曰臣

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

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

故曰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

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呂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

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

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呂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

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集解沈欽韓曰晉刑法志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

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

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

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與禮相應呂易萬人視聽呂致刑錯之美集解先謙曰官

本錯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

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

代徐防為司空集解沈欽韓曰書鈔華嶠書云故事屬籍不通賓客以防交關寵去籍通客以明無所不受論者大

之惠棟曰時朱儀荀遷共為寵掾屬也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為任



職相在位三年薨曰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

學屏居人外荆棘生門時人重其節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

孝無有後曰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曰雨水傷

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曰才能有

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

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忠自曰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

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

也必曰省請讞之傲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牴刑也音奇敗反作審室畜火如蠶

寤反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

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集解先謙

曰忠以罪疑推輕議活人爲應劭所駁見劭傳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曰爲臨政

之初宜徵聘賢才曰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

燮杜根成翊世之徒集解惠棟曰良事見周燮傳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集解先謙

曰忠薦光祿郎周興見周榮傳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曰

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

含垢天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

曰吾聞干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是曰高祖舍

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

陛下桀紂之主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人常與皇后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

也上笑不之罪蓋爲中郎將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爲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

紀集解蘇輿曰人豕本作人彘章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武帝爲館

懷避高宗嫌名改皇是後人同改後漢書四十六



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太中大夫諫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酌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

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昔晉平公問於叔

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

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

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雊懼而

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

三舍也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胡世等新蒙表

錄顯列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胡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

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

鵠曰若以管窺天以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已示聖

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曰廣直

言之路書御集解通鑑胡注御進也書進而經覽也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

為侍中集解通鑑胡注姓譜魯大夫施伯出於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

君子蘄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

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為督郵到縣延持篇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

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集解王會汾曰父字一本作卒案前書音義云亭有兩卒其一亭父掌開閉掃除其一求盜掌

逐捕盜賊此下文云持箒往則知為亭父無疑惠棟曰盧熊云延墓在吳興沈欽韓曰王象之輿地紀勝半邏市在嘉興府海鹽縣

西北三十五里昔云半路亭今訛為半邏先謙曰官本篇作箒是餞嘗作錢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

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

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曰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曰

後頓遭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集解惠棟曰洪适以元二為元年二年周壽昌曰章懷注以元二為重文作

元元解趙明誠金石錄洪邁隸釋已詳辨其非是惠氏備引之此文元二亦謂安帝即位永初元年二年也此兩年之厄詳本紀可

據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先謙曰官本頓作類是百姓流亡盜賊竝起郡縣更相飾匿



莫肯糾發

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

忠獨已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

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泄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

出如筐也集解惠棟曰揚雄幽州牧箴云隄潰蟻穴氣漏鍼芒

是已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

不可不殺

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詩云無縱詭隨已謹無良

詩大雅也言詭誑委

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敕不善之人也

蓋所已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集解惠棟曰易繫辭

云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虞翻注云蹟初也初隱未見故探蹟索隱初深故曰鉤深致遠謂乾棟案上云明者慎微智者識幾則鉤深亦慎微識幾之義易為王弼韓康伯孔穎達所亂故宋元以後解經多不合漢法

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

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

穿窬之盜乎

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

令所急

集解惠棟曰在捕律

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

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飲音蔭食音寺

而頃者已來莫已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

欲採獲虛名諱已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

無辜僵仆或有跼踖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跼小步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曰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

也迫或出私財曰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

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

先謙曰官本注首無寇攘二字前年渤海張伯路集解惠棟曰

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

已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

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集解沈

欽韓曰注云督郵游徼案督郵是郡職縣自有督盜賊掾亭長游

發曰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

冀曰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

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集解惠棟曰卦氣之說乾坤各六

主十二月乾六爻為息坤六爻為消每月譬一卦如復姤等是也



消息為辟卦其餘為雜卦消息不協者謂風雨寒溫不應卦也寒氣錯時水漏為變  
集解先謙曰官本漏作涌

是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

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曰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

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集解惠棟曰宣帝地節四

年詔後遂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

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元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

日案文祝當作役惠棟曰案來歷傳及華陽國志皆作尚書孟布

等奏曰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

以為故事集解蘇輿曰孝文創禮乃已葬後服喪三十六日釋服

翟方進傳可證自荀爽對策應劭注漢書有以日易月之說世沿

其誤而唐元肅二宗之喪且降三十六日為二十七日光武皇帝絕

告窻之典前書音義曰告窻休謁之名吉日告凶日窻古者名吏

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

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武故事

集解惠棟曰唐六典云建武有律令故事上中下三忠上

疏曰臣聞之孝經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昔先王孝治天下

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

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

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

集解惠棟曰馬融論語注云子生三歲為父母所懷抱

先聖緣人情

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已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

閔子雖要絰服事已赴公難退而致位已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也臣行之禮也

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服以

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

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蓼長大貌也莪蘿也言孝子憂思中

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

瓶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者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

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宣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論語曾子

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解惠棟曰漢律不為親行三年服不得察舉顏師古云寧謂處家持喪服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趨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

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曰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集解

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仁道無遠宏之即是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曰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

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

也禮也三雍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成乎陛

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曰尙茲孟子有言老吾老曰及人

之老幼吾幼曰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

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曰甘陵之思揆度臣子

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竟寢忠

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

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

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曰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



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

伯榮帝乳母王聖女也

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

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

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

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已為

負

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為憂負也

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

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集解沈濤曰順帝紀政失厥和陰陽隔并郎顛傳若合雨可請降水

可禳止則歲無隔并翟酺傳注引益部耆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皆以隔并為災歎之名元氏祀三公山碑遭罹羌

寇蝗旱隔并隔并即

青冀之域淫雨漏河

漏溢也

徐岱之濱海水盈

溢

集解周壽昌曰祭義夫人纁三盆手釋文盆淹也盆即溢前書溝洫志云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與盆溢同

竟豫

蝗蝻滋生

蝻蝻子也

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已百姓不

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

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

臣聞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洪範五行傳辭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

盛疆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已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

清河王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

慶也車使者所乘駟並也集解惠棟曰尚書大傳唐傳云未命為士不得朱軒駟馬鄭元注軒輿也士以朱飾駟併也然臣竊

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

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無度儲積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

從人數百匹集解周壽昌曰布帛故以匹計也本紀中書賜帛若干匹可證上云杼柚將空即指此頓踣呼

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

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已

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

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

媽受毆刀之誅

韓媽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

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媽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銜之後媽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媽死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殿作歐是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

職事巨細

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

姦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問己乃取一言為驗上

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

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以上以為然而憐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

昌譖崇之詐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

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

哀帝時博為丞相承傅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

獄自

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

成帝舅王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

平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

若國政一由

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



霽止霽亦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

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

切責也集解惠棟曰仲長統昌言云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

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無理猶加譴責忠曰為非

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曰禮臣事君曰忠

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曰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

漢舊儀云皇帝見丞

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

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

董督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

於三公陵遲已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

敢穴見有所興造

穴見言不廣也

又不敢希意同僚曰謬平典而謗讚曰

聞罪足萬死近已地震策免司空陳裒

裒字伯仁廬江人也

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曰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

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

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

徒乖宋

景之誠

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

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宜責求其意

集解先謙曰責如簿責謂問也

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

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集解通鑑胡注言決事當依典法也

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曰禮其九卿有

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

集解惠棟曰案律歷志忠

延光三年為尚書令也先謙曰東觀記云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詞采鴻麗前後所奏悉上于官閣以為故事疏曰語云迎新千里送

舊不出門案所云詞采鴻麗者即謂上數疏乃前為尚書時也此疏范書不載前後文闕未知何指延光三年拜司

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防

集解先謙曰官本防上有

徐字是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曰先

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又訓追加封謚禹

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故忠不得志於鄧氏及騭等敗眾庶多怨之集解何焯曰而忠數

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

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尙書令與諸尙書復共劾奏之及

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曰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集解劉攽曰

下謂正下之僭事也然陳寵無正僭寵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

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集解惠棟曰

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

之梟首如故是漢律狂易殺人無未減之條忠議聽之者非也

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集解何焯曰聽相代斯大謬矣是則不善

而赦所代應劭駁之



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槁躬斷曰情忠用詳密損益有

程程品式也謂疆盜發既黜施于孫子且公且卿施延也音羊鼓反

程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

終

後漢書四十六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六按補

郭躬傳太守寇恂曰宏為決曹掾

侯康曰御覽四百六十三引謝承書云郭宏為郡上計吏正月

朝觀宏進殿下謝祖宗受恩言辭辯麗專對移時天子曰穎川乃有此辯士邪子貢晏嬰何以加之羣公屬目卿士歎伏又云郭宏為郡上計吏朝廷問宏穎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將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答問出言如浮引義如流

永平中奉車都護竇固出擊匈奴集解先謙曰官本護作尉是

錢大

昭曰護當作尉南監本不誤

騎都尉秦彭為副

至請誅之

案循吏傳秦實副尉馬都尉耿秉非

副竇固明紀永平十五年十二月遣竇固耿秉屯涼州十六年二月固出酒泉乘出居延伐北匈奴本各為一路竇融傳明載耿忠為固副彭為秉副耿弇傳亦載秉永平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此傳乃以彭為固副誤也當由固以秉彭同役無功奏劾及之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注前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伍部部有

曲也

柳從辰曰續百官志領軍皆有部曲部校尉一人部下

專軍別將亦一領軍督將矣其所領部曲有罪彭正得專之也



中子暉 官本文注 暉均作暉

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 錢大昭曰建武當作建寧南 監本不誤案官本亦作建寧 禧子鴻 案

禧岐出各本皆同

廷尉七人 錢大昭曰據本傳所載止五人

則哀矜而勿喜注見論語 官本注末有也字

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 案中論云枉直以相舉託之乎隨時蓋論語能使枉者直推及皋陶伊尹古義本如此

此枉原譌往已正官本不誤

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集解王補曰東京讖緯之說啟自

帝室當時牽拘忌諱如陳伯敬之比者何可勝數 案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

而多畏是為陰陽家說讖緯依於七經乃儒家之支流取驗前言號曰內學並無臨時之趨避光武雖至以讖決事然恢豁大度同符高祖不聞拘牽忌諱也拘忌小數前世起於孝武而極於新莽莽自始篡即好為厭勝旋席隨斗終至裂支班書載之詳矣范書雖概屏於方技要其所傳豈嘗有陳伯敬之比者哉

陳寵傳曾祖父咸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

入常從輕比

柳從辰曰今御覽二百三十一引謝承書成作咸入作人案入作人非也

及莽篡位召咸召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集解惠棟曰案王莽

傳

至誤矣

案前書莽傳載莽始建國元年收捕長安狂女子碧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此陳成當即陳

咸之誤三年莽以沛郡陳咸爲講禮祭酒則又復徵到官矣前漢沛不爲國故謂咸爲郡人耳陳萬年亦沛郡相人其子咸亦黨附王氏然自莽發滔于長罪連及王立被遣就國咸以立黨亦被斥歸數年以憂卒則爲莽講禮祭酒者自即寵曾祖父咸也班氏父子親更莽亂而前書王貢兩龔鮑傳附載諸不仕莽者既不數咸光武中興昭顯忠節而寵祖若父累世無聞則本書所傳寵之先德實無可徵信當由子忠能文章附會其說舊史採之范亦因之也方中德博極羣書而古事比亦止兩陳咸安得有

猶用漢家祖臘集解先謙曰何說雖不稽古但下文止承臘言不

得竟指爲陋從何不誤也

謹案續志劉注引秦靜說亦云古禮無正月必祖之祀漢以午南方故以

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學者因爲之說非典文

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侯康曰晉書刑法志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

奏決罰近于苛碎

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

案漢舊制季秋後請讞見前書刑法志請讞當各依事例除其事例則重罪名

不立得從輕比無待請也襄楷傳言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先請後刑州郡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知請讞事例

之多為害益甚矣

注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柳從辰曰注前字疑其之

誤又文致前書師古云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案前書宣紀中五年詔曰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此即章懷注所本至嚴延年傳言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此就巳定讞之文案言重在不得反故顏注別為之說古以文致為文飾傳致之常言如賈逵傳謂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則與文心雕龍謂劉琨張駿文致耿介另義矣

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注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

注射干原作夜

干依傳文改官本注亦作射案射夜古本通作故注射即音夜

十二月陽氣上通注諸生皆動始萌牙

官本注牙作芽

十三月

沈銘彞曰正月稱十三月亦見隋書牛宏傳案夏以十三月為正說本元命苞管子亦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之文廣



川題跋  
曾及之

寵性周密集解棟案周亦密也至楊倞註周密也  
案荀子儒效篇注亦訓周密為

盡善原無定詰據前書張湯傳載張安世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則周密止是周詳嚴密不漏洩省中事觀本傳下文謝遣門人拒絕知交即其義矣

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案渙事詳循吏傳顯事即附渙傳後寵守廣漢以渙為功曹顯為主簿

先是洛縣城南集解錢大昕曰洛當作雒廣漢郡治所續志并為州刺史治

今在成都府漢州治

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引作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

悉刪除其餘令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

詳除柳從辰曰今聚珍本東觀記無此文亦見晉書刑法志

寵子忠柳從辰曰晉書刑法志云寵子思忠後復為尚書是忠尚有兄名思也

三遷延尉正柳從辰曰漢舊儀延尉正以御史高第補之

奏上二十三條

錢大昭曰晉書刑法志引作三十三條

是吕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注上笑不之罪

官本注末有也字

孝文嘉爰

盜人豕之譏注人豕解見皇后紀

官本注末有也字

武帝納東方朔宣

室之正注上曰善更置酒北宮

官本注末有也字

必承風響應

官本響作響

頓遭元二之厄集解惠棟曰

至

不得循章懷舊注作元元解

案元二為

文必有所本章懷說為元元以本傳及鄧禹傳下文皆言人民死亡盜賊四起於文義尚順如以為元年二年姪譚衡國編

細辭舛舛駢解則本傳言頓遭元二之厄鄧傳言時遭元二之災豈兩年之災厄並於一時而頓遭之乎抑頓或作頻將安帝

即位以後十九年間之災厄皆元二兩年之所致乎且元二兩

年何以例應有災厄說又茫無依據是於文不順於義亦不順也第災厄者天地之所成國家之所致亦不得謂為元元所自

有而重文作二以竹素例金石推之他書不可通準之本書亦不可通固皆非確詰耳竊以謂元者天也二者地也本淮南子

說文之義元二即天地也又元者氣之始也二者陰陽之數也本易九家注及說苑之義元二即氣之陰陽也天地不交則否二氣不調則逆以災厄屬之天地與陰陽之氣候庶幾近之然

莫詳二字所本  
終無由定也

人從軍屯至尚書令祝諷集解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案劉說祝字乃屯字

涉上文注祝字而譌說文役戍邊也漢時有卒更踐更過更之律天下人民皆應戍邊三日謂之徭戍既云未滿三月皆勿徭

自係言軍役非言軍屯且屯墾者亦不得歸家葬送也

不敢穴見有所興造注穴見言不廣也案上文如其管穴章懷已釋穴為隙故此注止就見

字通訓也續志論麻云帝知訖梵穴見勅毋拘其義亦同然孟子謂鑽穴隙相窺則又兼為不正之行穿鑿之見矣

皆忠所建奏集解先謙曰至未知何指柳從辰曰袁紀永初七年高麗王死安帝從尚書陳

忠言弔問事具本書東夷傳忠傳亦失載案此事已於馮緄傳按補論之安紀永初無七年即永寧元年也而東夷傳載高麗

王宮之死乃在建光元年仍有不合又忠有論西域不當棄疏見西域傳序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西漢書卷之六十四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超子勇 何熙

後漢書四十七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暕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

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

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之也東觀記曰超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集解先謙曰注持當為治避高宗諱改

永平五年

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

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

書曰供養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志孝武置寫書之官

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

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曰取封侯安能久事筆

研間乎

傅介子北地人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

筆研乎華嶠書作久事筆耕乎研音硯集解洪頤煊曰文選任彥昇為蕭楊州作薦士表既筆耕為養李注東觀漢記班超歎曰安

久筆耕乎耕或爲研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

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今稱祭酒相尊敬之詞也集解顧起元曰相稱得爲祭酒猶唐人之

稱先輩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集解

日東觀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

爲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

石掌書劾奏後坐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

爲假司馬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爲副貳將兵別

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音義曰蒲類

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固曰爲能遣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蘭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爲鄯善去陽關一千

六百里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集解先謙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日次一千六百里官本作六千一百里是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



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

集解沈欽韓曰趙策愚者聞於事知者見於未萌

況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

服其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侍胡恐怖日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

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曹輩也

欲立

大功曰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

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

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

曰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

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

集解

通鑑胡注初夜甲夜也

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

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

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

士三十餘級餘眾百餘人悉燒死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明

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賴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也超

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曰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

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

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

三十餘人足矣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五十一引張璠漢紀云班超使于真願將三十六人以為蒿矢彈丸之用類

聚六十引同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竇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

張南道于真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

莎車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雄張猶熾盛也張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

設集解通鑑胡注

張者自大之意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真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

取曰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

續漢及華嶠書駟字並作駟說文馬淺黑色也音京媚反集解

惠棟曰袁宏紀云遣國相私來比白超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

巫至超即斬其首曰送廣德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又云收私來比鞭笞數百

因辭讓之廣

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

重賜其王曰下因鎮撫焉時龜兹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

有北道攻破疎勒殺其王

龜兹國居居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與烏孫西

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兹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兹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疎勒為北道疎勒國

居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也集解先謙曰官本疎作疏是

而立龜兹人兜題為疎勒王明

年春超從間道至疎勒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令廣德專驛自到疎勒

去兜題所居槃橐

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集解惠棟曰王幼學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也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



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正誤云逆遣猶言預遣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遣棟案正誤是也梁慄傳云逆詔謹留為諸軍援亦謂兵未至而先留之也袁宏紀田慮作陳憲古陳田字通憲當為慮字之誤也

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

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

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

將吏說曰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故王兄子

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人犬悅忠及官屬皆

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曰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曰中國大喪馬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遂攻沒

都護陳睦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沈宇曰明帝紀焉耆攻沒陳睦在十八年六月而帝崩以八月

王子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超守槃橐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

宗初卽位呂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  
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  
不忍見漢使去因呂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呂下皆號泣曰依  
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  
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  
尉頭連兵尉頭國居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  
五十里南與疏勒接衣服類烏孫也超捕斬反者擊破  
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  
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康居國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斬首七百級超  
欲因此叵平諸國叵猶遂也集解沈欽韓曰說文叵不可  
也从反可此及隗囂傳皆作遂字解乃上疏  
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  
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  
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

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谷

長安人永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為郅支所殺張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十餘歲乃亡走

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  
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使孟樂

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盟諸戎事見左傳輯亦和也  
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鈔

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鈍兮鈔刀為銛楚詞曰捐棄大阿寶鈔刀兮集解惠棟曰韓詩外傳云陳饒謂宋燕

日鈔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東觀記載  
前世議者皆曰取

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漢遣公主為烏孫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時劉

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也西伐大宛結烏孫裂匈奴之右臂南面以西為右也

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集

解先謙曰官本化向作向化是  
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

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集解通鑑胡注謂城



郭之國若大若小其言皆然

曰是效之則葱領可通

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領山其上多葱因以為名

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曰步騎數

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曰夷狄攻夷狄計之善

者也

前書晁錯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

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

敦煌今涼州縣

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

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既非其種更相厭

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

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日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集

解通鑑胡注言西域平定廷臣畢賀天子為之舉觴也

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薦進也勳功也左氏

傳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

集解

曰張懷瓘書斷云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善章草書與班固善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藁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勢

由己立名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曰幹為假司馬

由人成也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集解通鑑胡注弛刑徒也義從自奮願從行者或曰義從胡也先是莎

車曰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亦復反

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

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曰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

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曰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女細

君為公主以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遣使

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孫願發國半精兵

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竝出烏孫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

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

始二年使謁者大司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

鼓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

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

漢以給邊將萬人將軍得之在俗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

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集解惠棟曰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氏以雄朝野

曰徐幹為軍司馬

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曰下錦帛

前書曰烏孫國王先

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合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大小昆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

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

矣

三至解見寇榮傳

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

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

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

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



人言疾病也卹憂也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集解惠棟曰

詩云長夜漫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漫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載見荀子正名篇也先謙曰官本注儀作義是快意

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和本自義和之

後一云卞和之後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

使疏勒王忠啖曰重利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濫反前書高祖合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啗與啖同集

解先謙曰官本作啖與啗同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

為疏勒王集解沈欽韓曰百官志四夷國王皆有丞比郡縣悉發其不反者曰攻忠積半

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

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

已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嶠書並作損中本或作植未

知孰是也集解惠棟曰通鑑植作植胡注西域傳靈帝建甯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楨中是也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

姦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

樂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

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

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温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

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

亦於此西歸集解通鑑胡注班超時為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集解通鑑胡注

須待也夜鼓聲鼓鑿之聲也周禮軍旅夜鼓鑿注云鑿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

响所謂三鑿也此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引萬騎於

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

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

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

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

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集

解

惠棟曰王幼學云副王猶裨王也謝副王之名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

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

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

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救作食乃遣兵數

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

殺之持其使首曰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

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曰超為都

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

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

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日前沒都護懷二

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



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者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者尉犁危須

日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

王侯曰下大人謂其酋豪事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者王廣遣其左

將北韃支奉牛酒迎超韃音九言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

兵來故且降重獻遺無令入國北一作比超詰韃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

都護自來王不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

及此人權重於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北韃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

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

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者國有葦橋之險集解沈欽韓曰唐書焉者國所都周

三十里四面大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由

山海水繚其外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集解惠棟曰西域傳云焉者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隄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故

超涉水而度也七月晦到焉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集解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惠

棟曰案袁宏紀正字當衍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候

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曰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

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犁王汎集解王補曰袁

宏紀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四十一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

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十七字本或為七十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

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

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留焉

者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集解通鑑胡注班超

所以成西域之功者以匈奴衰困力不能及西域也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

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濯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

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

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集解錢大昕曰案明帝紀西域傳不載焉耆王之名獨見於此

詔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

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音玄謂以繩索縣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

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

致天誅蠲宿恥致猶至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

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

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縣南集解沈欽韓曰超

紀要在漢中府西鄉縣南班超封邑縣志縣南二百五十步

自呂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

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曰丘首正首丘也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於巢也集解惠棟曰呂



覽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先謙曰鹽鐵論文學曰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莫不哀其生論語孔子曰關雎哀而不傷哀解如哀窈窕之哀謂思之極也而鄭君讀哀為夫周齊同在中土千衷與文學相去三百年間古義已就湮滅矣

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

壯侮老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自其天性臣超

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

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金銀謂印也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也如自曰壽

終屯部誠無所恨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臣義不營私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

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玉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

里關在敦煌縣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也

集解惠棟曰李吉甫云玉門故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北一百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趨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

戶也先謙曰官本注八千二百作二千八百是臣老病衰困昌

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也集解惠棟曰曹昭集云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案袁宏紀在十三年冬十月也及臣生在令

勇曰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

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曰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

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曰自

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曰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眾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夷傷也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

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

手不仁不仁猶不遂也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曰報塞

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集解先謙曰一

切猶言權宜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

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

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踰遙也高祖踰謂黥布曰何苦而反案前書踰當作踰讀

日遙傳寫誤作踰案前書踰當作踰讀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

征役也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晚於國中五年

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集解劉攽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

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已至孝理

禮國中當云周禮國中

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

死為超求哀句超餘年句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

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

葬骨解見明紀田子方魏文侯之師也見君之老馬棄之曰詩云少盡其力老而棄之非仁也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此中國已綏四方詩大雅也汜其也康綏皆安也言先施恩惠於

中國然後超有書與妾生訣集解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與死者乃安四方辭曰訣超恐與昭不相見故生訣也



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曰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

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

母衛姬先請之貨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先請得

仲謀伐衛桓公入姬請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

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

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

月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超到數月薨案傳八月至洛陽九月卒

相距月餘不得言數月也樂史云超墓在齊州長濟縣北二

十五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賻甚厚子雄嗣初超被

徵曰戊己校尉任尙為都護集解劉攽曰案是時但有戊校尉多己字與超交代尙謂

超曰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尙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

任重慮淺宜有旨誨之超曰集解王補曰據袁紀尙與超書則超此語亦答書非面論也 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

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已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

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

至察則無徒宜蕩佚簡易集解惠棟曰史炤云蕩佚無儀檢也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

後尚私謂所親曰我已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

而西域反亂已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

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

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

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

同產皆棄市集解惠棟曰汝南先賢傳云薛勤字子恭定遠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傲慢無婦禮始殺主詔書怒欲滅

其家勤建議執志不顧遂奏上施行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已勇為軍司馬與兄雄

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

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集解通鑑考異曰案本紀及車師傳皆云永甯元年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事方到也進

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

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集解

通鑑胡注班固西都賦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朝堂蓋在殿廷左右先是公卿多曰為宜閉玉門

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兼總百蠻曰逼

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曰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

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曰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

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集解通鑑胡注謂古者遣將必於廟先定制勝之策故謂

之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故匈奴遠



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

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集解通鑑胡注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

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高其價直嚴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

其路無從前所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

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集解通鑑胡注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而不

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

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

內臣愚已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

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

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真心膽北扞匈奴東

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日今立副校尉何日為便又置長史

屯樓蘭利害云何集解通鑑胡注勇既上議尚書復問使悉陳其利害勇對日昔永平之末

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

集解通鑑胡注謂鄭眾也

後置副校尉於車師

集解通鑑胡注謂耿恭關寵也

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

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

尤還王名

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

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已招附其心愚

曰為便

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利也

長樂衛尉鐔顯

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郡人見華陽國志

廷

尉綦毋參

集解通鑑胡注綦毋姓也左傳晉有綦毋張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

曰棄西域者已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

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

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

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已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

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已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

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

集解劉攽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

孰與歸

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已扞撫西域設長史已招懷諸國

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

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書閉之傲矣集解通鑑胡注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

縣城門書閉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若北

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集解通鑑胡注此勇所謂害也太尉屬毛軫難曰今

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集解通鑑胡注百官志大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

掾比四百石餘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

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曰西域歸匈奴而使其

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

之眾曰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贈暴夷之執也集解先謙曰官本贈作增

是置校尉者宣威布德曰繫諸國內向之心曰疑匈奴覬覦之情

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

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集解通鑑胡注言其事執所歸必至北屬匈奴并力曰



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

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

屯集解通鑑胡注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必盡臣屬西域也

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

未必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

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

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曰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

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曰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集解通鑑胡注三綬

疑當作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曰恩信白英乃率姑墨

溫宿白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

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

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

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

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呂報其恥

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校

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於是車師六國悉平

集解通鑑胡注西域傳卑陸蒲類東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

衍王呼衍王亡走其眾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

奴手斬之呂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今

且谷集解先謙曰官本今作金是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

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

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集解通鑑胡注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二年

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泉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

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鄯善自南道入勇將諸

郡兵率車師六而朗先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集解通鑑

胡注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

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者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

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已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集解

通鑑胡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徼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

後西域事去矣

梁懂字伯威懂音勤北地弋居人也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集解沈欽韓曰紀要在慶陽府靈

州南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

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者萬餘人集解惠棟曰東觀記

諷征匈奴屯軍于邊以大漢威靈招之匈奴畏威奔馳來降諷輒為信旛遣還營前後萬餘人相屬于道後坐失憲意

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

懂除為郎中懂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



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

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

胡五千騎馳赴之謹未至而尙已得解會徵尙還曰騎都尉段禧

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集解通鑑胡注班超爲都護居

龜茲他它乾城小謹曰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

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謹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

八九千人龜茲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

謹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

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尙隔檄書不

通歲餘朝廷憂之集解通鑑胡注梁謹非不健鬪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公卿議者

曰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

護集解通鑑胡注和帝永元二年復置西域都護今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謹禧博

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

發兵西擊之逆

集解通鑑胡注逆迎也

詔謹留為諸軍援謹至張掖日勒

日勒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

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謹進兵

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

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

虜遂散走其能

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謹降竝慰譬遣還故

地河西四郡復安

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無四字案武帝取匈奴昆邪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為河西四

郡今從監本

謹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

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謹臨陣被創不顧連

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眾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璽書勞勉委呂西方事令為諸軍節度

集解周壽昌曰案唐以後置節度使總各道軍

事應防於此

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呂大司農何熙行車騎

將軍事中心郎將龐雄為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

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

鮮卑種眾共擊之詔謹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奧

韃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

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謹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

故城

集解通鑑胡注班志西河美稷縣屬國都尉治故城蓋在美稷縣界

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

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眾單于復自將

七八千騎迎攻圍謹謹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

集解通鑑

胡注班志西河郡穀羅縣武澤在西北武澤即虎澤也沈欽韓曰紀要虎澤在榆林鎮東北

三月何熙軍到五

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謹及耿种步騎萬六千

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奧韃日逐王詣謹乞降謹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謹

度遼將軍龐雄還為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為名將

集解惠棟曰華



陽國志云雄字  
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謹為度遼將軍在永初四

也疑傳誤  
宣孟宕渠人  
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謹為度遼將軍在永初四

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謹即遣南單于兄子優

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謹曰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曰羌侯印

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謹與護羌校尉

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謹謁

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集解何焯曰熙父英琅陳

國人集解錢大昭曰熙書國不書縣魏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

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集解惠棟曰華嶠

絕異漢舊儀云謁者缺選郎書體貌瓌偉與人

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集解何焯曰臨為李子

為平原太守瑾阜臨瑾竝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為尚書曰正直

太守

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集解先謙曰熙附  
謹傳諸本提行誤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曰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啟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

葱領雪山白龍堆  
沙漠也八寸曰咫

坦步言不以爲艱咫  
尺言不以爲遠也

懂亦抗憤勇乃負荷

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  
弗克負荷言勇能繼超

業之功

班梁列傳第二十七 終

後漢書四十七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七按補

班超傳將兵別擊伊吾注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

今哈密橙槽溝境  
即唐納職縣故地

超到鄯善集解先謙曰次一千六百里官本注作六千七百里是

謹案注本前書西域傳文原  
亦作去長安六千一百里

餘眾百餘人百餘官本  
作百許

注東觀記曰斬得匈奴節使屋賴帶

柳從辰曰

今東觀記  
賴作類

是時于寘王廣德

柳從辰曰寘音致與置同韻目也于寘之寘其  
字从宀其讀為填有平去二音本一作闐前書

西域傳序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師古注云闐字  
與寘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是其音義與寘迥別矣今各本  
輒誤寘為寘即官本亦未正所當  
極辨也通鑑于寘其字皆从宀

注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

案

書西域傳作  
北與姑墨接

時龜茲王建注龜茲國

至今龜音邱勿反

國原譌固已正官本注  
不誤柳從辰曰龜無入



聲邱勿當為  
勿邱誤倒

十八年帝崩焉耆曰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集解沈字曰至

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

錢大昕曰西域傳序亦作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似此傳得之

草木饒衍

官本木作牧

且姑墨温宿二王注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官本注末有也字

故武帝妻曰公主注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

官本注王下有建字

假鼓吹幢麾集解惠棟曰劉瓛定軍禮謂鼓吹不知誰造漢世以

雄朝野

柳從辰曰宋史樂志云鼓吹者軍樂也昔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凱歌以建威武揚德風陸機鼓吹賦亦云

原鼓吹之伊始蓋稟命於黃軒是鼓吹始於黃帝作於岐伯也

案宋史以黃帝使岐伯作凱歌為饒歌所自昉饒歌又即為鼓

吹所自昉陸賦之意亦本如此周官鼓人以金鑄節鼓以金饒

止鼓饒為軍樂始見於經有無樂歌雖不能定然無鼓吹之名則固可見也漢樂府乃有鼓吹曲即宋史樂志所謂漢有短簫

饒歌之曲二十二章軍中謂之鼓吹是矣而短簫非古樂所有樂府又自孝武始立明為後王之制但亦不得謂自武帝始觀前書敘傳載班壹當孝惠高后時出入弋獵旌旗鼓吹知漢初

已先有之據前書禮樂志叔孫通制樂多因秦樂則鼓吹之名亦必起於秦特終莫詳造者誰氏耳史稱劉子珪儒學冠當時其不敢定蓋慎之也

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集解通鑑胡注至云卞和之後

錢大昭曰後漢有右北平太守和旻

遣其左將北韃支

北原諺此據後文作北改官本亦作北

集解惠棟曰

至

北亦作比

錢大昭曰閩本作比

超留焉者半歲撫慰之

官本撫慰作慰撫

狐死首邱注禮不忘其本

官本忘作亡誤

長樂衛尉尉顯集解惠棟曰顯字子誦廣漢郵人見華陽國志

柳從

辰曰惠說已詳陳寵傳此誤復

廷尉綦毋參

母原譌母官本亦譌據通鑑正

而抱屯戍之費集解先謙曰官本抱作拘是

錢大昭曰抱讀與拋同謹案此抱字自是

拘字之譌錢讀為拋於文義不合已詳安成孝侯賜傳授補

復曰勇為西域長史

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勇習邊事有籌略於是以勇為西域長史案據西域傳敘以勇為西

域長史乃安帝納陳忠之議也

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

錢大昭曰閩本呼衍王三字不重

朗遂得免誅勇曰後期徵下獄免

柳從辰曰袁宏紀張朗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者王請降於朗既

而不出漢兵罷還焉者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不論案范書不言張朗徵免疑被徵在勇之後蓋因朗卒未得焉者要領察知朗之先期邀功貽誤故並徵之朗既徵而勇亦得出獄也然朗雖受焉者之降而范於西域傳仍歸功於勇又西域傳敘言所傳建武以後西域事皆勇所記則勇並優於文事矣

梁懂傳懂富勇氣集解先謙曰官本富作有

錢大昭曰富閩本作有

懂至張掖日勒注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

南今甘州府山丹縣東南

乘勝追至昭武注昭武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張掖縣西北也



官本注無昭武二字今  
甘州府張掖縣西北

轉戰武功美陽關注美陽縣名故城在武功縣七里於其所置關

武功美陽二縣前續志皆屬右扶風武功今乾州武功縣西南美陽地詳安紀

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注曼柏縣名屬五原郡地詳明紀

即拜懂度遼將軍至明年集解通鑑考異曰懂為度遼將軍在永

初四年徙三郡民在五年參下獄在今年不得云明年融訟之

也疑傳誤案本傳於永初三年後三書明年上明年即四年此

故城及詔徙三郡事與安紀西羌傳合固不誤也惟據龐參傳

參之被徵下獄及融之上書訟參與懂事皆在元初二年西羌

傳司馬鈞坐徵自殺與參失期軍敗抵罪連文安紀鈞自殺亦

在元初二年足證參實以是年相繼下獄上距永初五年徙三

郡民已四年矣則本傳下明年融訟之明明誤也然當時三郡

並徙塗奴往來迎護事固非一年可畢又接懂家屬未詳何年

僅於塗奴既還乃授以侯印藉賞私勞罪發被徵疑已在元初

元

其年舊史僅傳亦疑本別有元初元年事故復出明年范書削

兩

年

又

不

確

正

其

年

遂

成

駁

文

耳

至

考

異

以

五

年

今

年

分

為

兩

年

又

不

確

正

其

年

遂

成

駁

文

耳

至

考

異

以

五

年

今

年

分

為

至湖縣病卒

湖前志屬京兆續志屬宏農地詳劉盆子傳

擢為御史中丞

柳從辰曰東觀記云熙為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

...

...

...

...

...

...

...

...

...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後漢書四十八

宋 宣 城 太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

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記以

奇之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終顯宗時徵詣蘭臺集解沈欽韓

年十三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山為郡上計吏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歸郡作拜校書郎建初元

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案歸郡下當有邸字

年大旱穀貴終已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

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

不易之道也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公羊傳曰

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集解官本考證曰



注鄭字舊本誤鄭從春秋原文改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

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

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

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呂比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

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呂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呂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

濫家屬徙邊加呂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謂之眾庶元帝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庚序曰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亳今河南偃師故曰近遷洛邑集

解王鳴盛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洛邑殷人迪屢不靜見書多士多

方等篇李注引盤庚五遷將治亳亳洛非一地注非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

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又曰東至於秦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鉉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

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

且南方暑溼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已感動天地移

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已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

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已施行既

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

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

之國不召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賈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飢餓乃罷珠崖郡

光武二十一年鄣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

魚鼈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

魯文公毀泉臺春秋

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已其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也集解王會汾曰注譏爾下按原文譏字下脫何譏

二字勿居而已也按原文勿居上脫不如二字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已

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

何復古也言舍之與留量時置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

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

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集解惠棟

曰前書夏侯勝云章句小儒破碎大道也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

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

等已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

得與於白虎觀焉與音預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集解周壽昌曰

隋書經籍志衛颯史要十卷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颯當建武時本傳不載終在顯宗建初間又後於颯又應奉漢事十七卷亦云

刪史記漢書及漢記則史公書在東漢屢被刪削然世所行原本也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

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已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

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事見陸賈新語集解沈欽韓曰見無為篇何者堯舜為之隄防

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子曰墨子見



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集解言本考證曰注曰字誤當改也字惠棟曰高誘淮南子注云練白也論衡云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其傳者謂詩之傳也王逸正部曰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藥則黃得泥則黑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

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

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曰以

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集解劉攽曰注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案今文當云曷為直稱晉侯以殺其太子惠棟曰隱元年

鄭伯克段于鄆左氏曰稱鄭伯譏失教也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

曰開其明

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

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也

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曰道其志漢興諸

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

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曰為至戒

集解先謙曰未有複語疑此衍文

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

廖子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

君退讓之風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也集解王會汾曰案史記外戚傳云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此注脫一士字衍一之字當改正

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

數百餘人皆為賓客也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曰臨深

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懸廖曰就國終兄鳳為

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都耆舊

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集解惠棟曰案前志望松屬上郡不屬北

地華陽國志云終坐太守徙邊作孤憤詩即晨風詩也帝東巡狩鳳皇黃龍竝集終贊頌嘉

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

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云終作生民詩制封禪書皆傳于世周壽昌曰案終本傳未

言習春秋何家而考終上疏三引皆公羊傳語知所治必公羊春秋外傳及改定之章句亦是公羊學也永元十二年

徵拜郎中曰病卒袁山松書曰侍中賈逵薦忠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集解先謙曰官本薦下忠

是作終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

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曰為朝

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

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

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無所不至謂詔佞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有言夫仁者

如射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

丑篇之言也反諸身而已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

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拜汝南太守遷司隸校尉湛然無自得之容傳不

載其為司隸也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湔故城在今雒縣南音子田反集解王補



曰通鑑作廣陵誤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厯算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酺

少事

段翳曰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收羊涼州遇赦

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曰上試

對政事天文道術曰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

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

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

集解洪亮吉日案識即可信則中興時將上郡賊孫登已應之矣懿豈未之知耶

曰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

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杜口也

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

試

移病謂作文移而稱病也

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

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

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疏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

而曰戴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也

伏

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

遠者難明請曰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

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

后圖為殺害帝知其謀誅之鄧太后崩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集解通鑑胡注

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

豈不曰執尊威廣曰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

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

而入于太廟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

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

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曰來

集解通鑑胡注漢元漢初也

未有等比陛下

誠仁恩周洽曰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

折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誠也

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

詩

雅曰翕翕訾訾亦孔之哀毛傳曰翕翕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翕翕訾訾莫俱職也訾音將徙反訛與訾古字通臣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韓詩外傳曰無為虎

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圖

於位是為虎傅翼也主威侵權并族害己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論君之權柄外假

則必競取以為己利猶珠出於澤中誰能不含取以為己寶也吐

猶出也集解先謙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老子道經曰魚

曰官本注論作論之利器不可示人河上公注曰利器謂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

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故文帝愛

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文帝嘗欲作露臺計直百金曰百金

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

妄用之哉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

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

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

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集解沈欽韓

曰語見大戴



保傳

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

其法度素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

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為谷修

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

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捐玉堂之盛

集解沈欽韓曰玉堂雙幸

所居也韓子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

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士爵也割情也仁義禮智信天爵也

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已失之鑒

觀興王所已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

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

郡界

集解劉攽曰案文徙當作從

黜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名大震遷

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

千萬

經常也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

益都耆舊傳曰時詔問黜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設銷復興濟之本

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  
 三百年之間宜升厯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  
 宣明質樸以延四百年之難帝從之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酺上  
 言漢四百年當有弱主閉門聽政數在三百年之間薦故太尉龐  
 參故司徒李郃明通三才忠由是權貴共誣酺集解惠棟曰續漢  
 正可以輔世所言每指利病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  
 高梵張防將作大匠翟酺尚書令高堂芝僕射張敦尚書尹就郎  
 姜述楊鳳等及兗州刺史鮑就使匈奴中郎將張國金城太守張  
 篤敦煌太守張朗相與交通漏泄就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述棄市梵防酺芝敦鳳就國皆抵罪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  
 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

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益都耆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少有孝行習

易春秋誦百萬言兄弟事同郡翟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集解王會汾曰案自上移下曰檄此止可言上章耳不應有檄字明衍惠棟曰華陽國志真以漢道微散財施宗族不應公車辟命長吏候迎每交于門乃斷鬚以自  
 絕 著援神鉤命解詰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初酺之為大經緯篇名也詰音古

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

此言不知何據集解何焯曰劉歆移太常博士云漢興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學官為置博士酺言

非無據也惠棟曰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周壽昌曰前書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為詩精以為博士儒林傳韓嬰文帝時為博士轅固景帝時為博士皆詩博士也據王氏玉海引此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殆宋本此書有作一經者非五經也先謙曰官武皇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本建武作建元是五經官本正作一經詔曰其令禮官勸學舉遺興禮舉遺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謂搜求遺逸是合天下之書也

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平公羊穀梁同異上親臨決焉時更崇穀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萬數也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

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曰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集解惠棟曰孫恂云漢有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

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入代孫劭集解漢書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

後漢書四十八



將作大匠

匠應慎字華仲上言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

耳舍諸侯於隸人子產以為大譏况今四海之大而可無乎和帝

嘉納之即創業焉案前書言郡邸者不一孝宣在襁褓繫郡邸獄

朱買臣步歸郡邸百官表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至東京百事

省約故未之建也續志中興省郡邸長丞但令郎治公廉約已明

郡邸何進傳引兵百郡邸蓋在華仲建議之後也

達政事華嶠書曰華仲少給事郡縣為吏清公不發私書舉孝廉

信吏不敢犯有梓樹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

應時竇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

被繩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

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

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空室節其飲食

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

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

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

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

母與書皆不荅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欲見之乃至親

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

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順事後母至孝精誠感生十子皆有才學中

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子曼江夏太守曼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

集解洪亮吉曰廬州府志應融字義高汝南人

安帝朝為廬江太守八年拜司隸校尉以時度之當屬順子又續漢書載徐州刺史應志字仲節曾祖父順則屬奉兄弟也先謙曰

官本彬並作彬奉少聰明白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

竝下

集解先謙曰魏志王粲傳注引華嶠書曰奉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為郡決曹史行

部四十二縣

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汝南郡領三十七城此云四十二未詳

錄囚徒數百千人及

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

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畫頓莫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

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

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集解劉攽曰注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

掾案吏當為史總而言掾史皆吏別而言之不同上計有吏有掾也王會汾曰彭城相城字監本誤丞案袁閎傳父賀為彭城相今

改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

袁山松書曰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

卷名曰漢事集解惠棟曰華嶠書云著後序十餘篇經籍志曰後序十二卷

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

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

府舉奉才堪將帥

四府解見皇后紀

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

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

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已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

與俱征拜從事中郎

謝承書曰時詔奉曰蠻夷叛逆作難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熾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恥

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興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駸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奉勤設方略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

避豪戚已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

集解惠棟曰采女田聖永康初

立為貴人也

桓帝有建立之議奉已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

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

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狄固貪恠王又啟之

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集解先謙曰官本注辰作臣引劉攽曰注富臣案臣當作辰

漢立飛燕成帝崩嗣

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

韓詩外傳



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曰疾自退

追愍屈原因曰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

集解先謙曰官本會下有病字子劭

劭字仲遠

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援漢官儀又作仲媛未知孰是集解劉放曰注謝承書曰

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惠棟曰劉寬碑陰有故吏南頓應劭仲媛洪适云漢官儀作媛官儀既劭所著又此碑可據則知遠援

皆非也

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

集解錢大

昕曰按風俗通正失篇予為蕭令謁辭故司空宣伯應攷宣鄴為司空在延熹九年十二月次年四月免是劭為蕭令在靈帝初而

傳失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

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

烏桓眾弱宜開幕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曰為烏桓兵

寡而與鮮卑世為讐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

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

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集

惠棟曰案漢名臣奏劭與司徒屬孫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

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靈

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

旋踵為害是曰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

狄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

騎又武威太守趙冲集解惠棟曰順帝紀作武都太守案西羌傳亦作武威紀誤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曰軍令則

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集解沈欽韓曰玉篇掠有力尙

與陸梁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

欲曰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

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

乎臣愚曰爲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稟

食也或作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

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

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集解沈欽韓曰案風俗通城陽景王

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

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是乃移書案此

是劭從公府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三年黃巾三十萬眾入郡界

爲令時也 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

重二千兩賊皆退卻郡內呂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

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

之乃使輕騎追嵩德集解惠棟曰郭頌世語云謙密遣數千騎掩

弟德于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竝殺之於郡界劭畏



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

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竝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

尚書陳忠曰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

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曰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

賞慶刑威皆曰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

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

集解惠棟曰以上皆見荀子正論篇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

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罪固重犯亂之罪

書刑法志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此傳及注中化字本是治字唐人諱治故章懷注范史多改治為

理亦有改為化者張奮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曹衰傳功成

作樂化定制禮王符傳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化國之日舒以長亂

國之日促以短仲長統傳亂世長而化世短化或以之亂爰延傳

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也書曰刑罰時

世皆改爲代亦有改爲時者此傳時輕時重是也

輕時重此之謂也集解惠棟曰以上亦見正論篇今次玉公曰清時釋其私憾阻

兵安忍僵屍道路州阻持也左傳曰衛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

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

之知召忽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糾

婦之爲諒也自經於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

云不如趙母指括曰全其宗前書鼂錯爲御史大夫改更律令諸

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

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爲將母謂趙王曰王以爲括如其父父子

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將之卽有不稱妾得

無隨乎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班固引之以爲

鼂錯贊辭集解先謙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  
曰官本正文鼂作朝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願無慮  
耳言僕妾之致死者願無由計慮耳語見史夫刑罰威獄曰類天  
記欒布傳贊也集解惠士奇曰俚改爲慮夫刑罰威獄曰類天  
之震耀殺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左傳鄭大夫是

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

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

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

今墨綬有罪先請也勤謂惟粹國事實謂二主後若乃小大曰情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

罪解見霍謂傳也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曰生也敗法亂政悔其

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

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集解劉攽曰案文多一也字載籍也者

決嫌疑明是非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

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集解錢大昕曰膠東當作膠西朝廷每有政

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集解惠棟曰論衡云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經籍志春秋決事十卷動曰經對言之



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辟日來莫或茲

酷也或有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

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集解惠棟曰晉書刑法志云叔

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

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

百餘言陳寵云漢興以來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棟案漢書注引律說及鄭氏說者皆諸家章句也

曰即尚書故事也謝承云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

條在南宮祕于省閣惟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武帝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左雄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靈帝廷尉板令

徙南宮閱錄故事胡三省云漢故事皆尚書主之也

集解惠棟曰漢有尉律廷尉所用之律許慎云今雖有尉律不課

又云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是也張湯傳云上所是受而著讞法

廷尉挈令挈獄之要也板決事比例集解惠棟曰鄭眾周禮注云

令者猶云板官板詔也邦成若今時決事比也賈公彥云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所比類以決之故

云決事比陳寵傳云寵為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

類相從晉書志云漢時決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司徒即丞相也

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總領綱紀佐理

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

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司徒鮑昱奏定

決事都曰八卷鄭眾周禮注云入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之決事  
比風俗通云光武中興以來五曹詔書題鄉亭壁歲補正多有闕  
謬永建中兗州刺史過翔箋撰卷別改著板上一勞及春秋斷獄  
而久逸王充論衡云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  
集解蘇輿曰隋唐志載董仲舒春秋決獄  
七畧作斷獄此疑是誤著董書惜今不傳  
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

重為之節文復音復重音定容反又集駁議三十篇曰類相從凡八十二事

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即東觀記皆刪敘潤色曰全本體其二十六

博採古今瓌瑋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

繁白謂必合道衷繁音烏衣反繁猶是也心焉憤邑聊曰藉手藉音自夜反集解惠棟曰

成二年左傳云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服昔鄭人

曰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

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

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  
鼠彼云未腊事又差外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  
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鬻之以

特姓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旃之也緹音襲緹赤色緹也楚詞曰襲英衣兮緹緹謂鮮明之衣集解錢大昕曰古文襲與習通士喪禮祿者以裙則必有裳注古文裙爲襲沈欽韓曰孔叢抗志篇衛君乃胡盧大笑作胡盧

樵悴菅蒯蓋所已代匱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

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樵悴古字通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樵作蕉是

是用敢露頑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剛紀國體

集解先謙曰官本剛作綱是

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焉獻帝善之二年詔拜

劭爲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

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云禮儀故

事者如漢官名秩漢官鹵簿圖之類是也續漢書曰劭所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由劭記

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爲司隸時竝下諸官

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

集解惠棟曰應劭漢官云郡府廳事壁諸尹畫贊肇自建武訖於陽嘉注其清濁進



退甚得述 事之實 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

序撰風俗通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風俗通儀三十一卷 曰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

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 集解王鳴盛曰論云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

述今存者惟風俗通明新安吳瑄刻四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

劉平父刻十卷然亦非全本如李注所引出此刻外甚多知佚者

多矣劭俗儒風俗通小說家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小道王充

傳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與風俗通品題略

同蓋兩書正是一類皆 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 集解

摭拾謏聞郢書燕說也 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竝 惠棟

曰經籍志漢書集解一百十五 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竝 惠棟

卷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 皆傳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竝 惠棟

曰文才稱 華嶠書曰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瑒生瑒魏志 中興初

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 集解惠棟曰應亨為其叔應立像讚序曰 王莽居攝以告病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

城糧盡以私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無 見神光照

不稱其仁棟案立當中興之初當為應氏之始祖也 見神光照

社試探之乃得黃金 集解惠棟曰孝子傳云嫗見光以問卜人卜

記自是諸子宦學竝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應順將作大匠子慶

陵太守郴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劾車騎將軍掾弟珣司空掾珣  
子場曹操辟為丞相掾集解惠棟曰應亨集讓著作表曰自司隸  
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駰三世相  
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迹亦各一時之良也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

將軍梁商者已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

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敎許為平議

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

弑君而不罪趙盾已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公之子名止也公羊

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加弑焉葬許

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

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

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曰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  
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譬斯蓋

謂大小竄隆醜美之形至於鼻目眾竅毛髮之狀

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鼻從目

橫眉在眼上

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

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諳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

可諒且曰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

集解惠棟曰袁子正書云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

故謂之冠族

徑路平易

謂依遵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

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曰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

冒死禍曰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

咽喉豈可為哉

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

異也集解沈欽韓曰急就篇注烏喙形如烏之嘴也附子附大根而旁出者一歲為側子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

歲為天雄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

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

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

具獄上府太守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

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



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

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

夫已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

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

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

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興者

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諳才志即為奏原光

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已恩信

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

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已

下莫敢違悖謂與尚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集解

周壽昌曰引見謝恩始見馮異傳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引見他傳亦多有惟陛見此僅見

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

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

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

潛為主簿

濮陽姓也集解惠棟曰潛為上黨太守見高士傳

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曰

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

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

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

集解通鑑胡注中主

為中材之主言可以上可以下顧輔佐者何如耳

帝曰何曰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

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曰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前書

曰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

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

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上方

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集解劉攽曰昔朱雲廷折欄檻案文拜五官中郎將集解汪文臺曰御覽十一謝承書云廷下少爭字東海請雨豐澤應樹雨與京師同日俱集解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集解還拜五官中郎將奚疑爰字之誤

徵拜大鴻臚帝曰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

集解通鑑胡注帝坐一星在太微宮中帝密曰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

為上故天曰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曰理則星辰順序意

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曰河南尹鄧萬集解惠棟曰蔣杲云鄧萬世也脫世字案唐諱

世故削之猶韓擒虎為韓擒也王補曰通鑑作鄧萬世又有龍潛本書鄧后陳蕃傳引並作鄧萬世故蔣直疑此為脫世字

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

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曰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

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昔宋閔公與疆



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目致大災

公羊經書宋萬弒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

公戰獲于莊公歸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

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

被戮媽伏其辜

李延年中山人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

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與上臥起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王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媽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

其善所已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

其德

甄明也

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論語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邪臣惑君

亂妾危主言非所言則悅於耳言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

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

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

事見

逸人傳夫曰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曰賤為貴曰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譽譽

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熙廣也佞惡消殄則乾

災可除帝省其奏因曰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

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謝承書曰興字驥

徐璆字孟玉璆音仇集解洪亮吉云案先賢行狀作孟平汝南先賢傳作孟玉璆歷衛尉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

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遠將軍有名於邊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

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雄常有壯志集解汪文臺曰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謝承書云徐

叔戎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袁山松書曰璆少履清高立朝正色稱揚後進惟恐不及稍

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臧罪數

億璆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曰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

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已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臧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呂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臧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璆遂已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昌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已上公之位璆乃

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

骨王莽即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都渤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政誅漢忠臣不附己者宣及何武等

皆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

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絨杜吳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



卓軍於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  
僭盜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  
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集解沈欽韓曰魏志袁紹嘗得一玉印  
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注又引魏書云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紹之事在共討董卓時其云玉印不必定是傳國璽又術拘堅妻  
奪之璽在堅歿後距討卓時已三年術在淮南何緣舉向曹操此  
注合二袁兩事爲一大謬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

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

集解惠士

奇曰使節長七尺或云八尺

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爲丞相

操曰相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曰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取通而終之

曰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

劭采章爲盛及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

璆應對辯正而不可犯陵上之尤

集解何焯曰可字術

斯固辭之不可已也

左氏傳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

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

黑水故常璩敘蜀事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二應克聰亦表汝墳

鄭玄注周禮曰水涯曰墳

霍訥詐懿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霍訥請舅延能許帝璆亦牾后

楊李霍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終

後漢書四十八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八按補

楊終傳太守奇其才注決曹終上白記

案白記不見他書漢世白事有奏記周禮內史疏諸

侯凡事有書奏白于王內史讀示王亦謂白事也此白記當即掾屬白事之所用

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戍已

官本及作又錢大昭曰及闕本作又

寄不毛之荒極乎注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注北

戶原譌北為土據爾雅釋地正官本注不誤觚官本注作孤

魯文公毀泉臺注公羊傳曰勿居而已也

案章懷引經傳鮮不刪節如此注者多矣

王會汾以為脫字非也

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注量時置宜也

官本置作制

鑒念前往集解先謙曰官本往作世

錢大昭曰往闕本作世

坐徙北地注益都耆舊傳曰

官本注都作部

呂病卒注賜錢二十萬

官本注未



李法傳後歸鄉里卒于家

侯康曰列女傳陳文矩妻即法之姊年八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

達土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

翟醜傳廣漢雒人也注故城在今雒縣南

已詳陳寵傳按補

捐玉堂之盛

官本捐作損

屢因災異多所匡正注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麻改憲

錢大昭曰升當作斗

見春秋保乾圖古斗字作斤與升相近而誤案續志律麻中篇論麻凡三引保乾圖識文皆作三百年斗麻改憲所謂斗麻者即古法冬至日在建星建星謂北斗也歲十二月以配天之十二辰取斗杓所指為驗閏月無中氣則北斗邪指兩辰之間以定四時而成歲漢興迄章帝改用四分麻適當三百年已應斗麻改憲之議矣醜本謂漢更有四百年之難其數即起於三百年改憲之間宜豫修省以銷其禍則注引耆舊傳宜字並當在斗麻改憲下也

及杜真等上書訟之集解惠棟曰

至乃斷鬚以自絕

侯康曰御覽七百十七引

益都耆舊傳杜真孟宗周覽求師經歷齊魯資用將乏磨鏡自給

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集解先謙曰

至五經官本正作一經又

所據本亦作一經謹案錢大昭以南監本閩本校閣本不言有異字惠所據乃北宋本疑惟是本作一經玉海所引官本所據皆是本也然證以章懷注則仍以作五經者為合否則未遑庠序之事注既引用前書儒林傳序於序言孝文時頗登用諸博士具官待問及傳言韓嬰孝文時為博士何反忘之而疑文帝時並一經博士不當有平蓋正以文帝時雖已置博士實未嘗徧及五經也

諸生橫卷

錢大昭曰閩本卷作巷橫古鬢字亦學堂也

應奉傳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

地詳光武紀

集解惠棟曰至南山

四皓

柳從辰曰高士傳四皓深自匿終南山不能屈己案楊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公廉約己明達政事注為將作大將視事五年省費億萬

侯康曰御覽二

百三十六引汝南先賢傳應仲華遷大匠除藻飾之無用割有損之浮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集解先謙曰東

觀記

至柳從辰曰東觀記順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

曼生彬武陵太守

侯康曰彬曾為汲令見風俗通

集解先謙曰官本彬並作柳

錢大

昭曰彬閩本皆作柳

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官本無十字

大將軍掾韓卓議錢大昭曰卓字子助陳留人

又刪定律令為漢儀至允獲厥申柳從辰曰漢儀晉書刑法志引作漢議又允執厥中此執作獲

晉志仍作執

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官本此下有事見前書四字注

博採古今瓌璋之事官本事作土

斯文之俗官本俗作族

增闡聖聽柳從辰曰聖聽晉書刑法志引作聖德

識時俗嫌疑官本識作釋

至瑒七世通顯注曼生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郎中案上文文注均作彬

此注又均作柳與官本同疑柳彬古本通作

霍諝傳必有于公高門之福注少高大門閭官本注門閭作閭門是本



爰延傳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官本無損者三友四字

徐璆傳字孟玉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本仇下有字孟玉三字

官案

本注仇下當是一作字孟玉脫一作二字官本係就監本改刊其正文作孟本與先賢行狀之作孟平非異文乃譌文以古書本平輒互譌也洪氏歷舉孟平孟玉兩說知所見本正文亦必作孟本

廣陵海西人也

地詳光武紀

通鑑綱目兩本五文在卷中蓋本

本全通至結也然又見通鑑綱目五

錢劉諸西人出

其五文非蓋本與本有錢劉之語蓋本共異文以錢劉文段古  
本蓋本不當最一非字蓋本無一非二字本亦無此字

通鑑綱目五文在卷中蓋本五文在卷中蓋本五文在卷中蓋本

通鑑綱目五文在卷中蓋本五文在卷中蓋本五文在卷中蓋本

五文在卷中蓋本

五文在卷中蓋本

王充字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後漢書四十九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畦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其先

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

充少孤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祖父汎以買販

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錢大昕曰論衡自紀鄉

里稱孝

集解惠棟曰劉知幾云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而已答以瞽頑舜神絲惡禹聖夫自敘而

言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若至盛矜于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責以名教實三千

之罪人也棟案充鄉里稱孝此猶華耦稱其祖督之罪魯人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許也

後到京師受業太學

袁山松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

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



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已數諫爭不合去

集解

沈欽韓曰論衡對作篇建初五年中州頗歎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

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糜五穀生起盜賊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充好論說始若詭異

終有理實已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

牖牆壁各著刀筆

集解先謙曰官本著作置是初學記二十四引謝承書云於宅跡作內門戶墟作柱各置筆

硯簡牘見事而作類聚二十一三十五五十八御覽四百三十二四百八十四六百十二引同著論衡八十五篇

二十餘萬言

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恆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

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

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盜之曰惟我與爾

共之勿廣也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麤疏止

自形其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

免還家

集解惠棟曰論衡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人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

罷州家居沈欽韓曰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然則刺史之治中從事主職

事綱紀於中者其別駕從事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則別乘隨刺史考覈於外也

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

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惠棟曰論衡自紀篇曰章和二

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歷數母并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先謙曰性上奪養

字官本有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

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何休注公羊曰孽賤子也以

非嫡子故曰孽張而符無外家集解惠棟曰禮妾子為君母之父

是無服也蓋妾賤妾子不以所生之父為外祖父母且無服也故云無外家為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

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曰此遂不得

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曰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

其名故號曰潜夫論集解沈欽韓曰一統志潜夫山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里許相傳王符隱此其指訐

時短討譴物情

許攻也譴責也

足曰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

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曰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

曰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

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

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

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

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主不敢曰私授忠臣不敢

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

曰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曰私己乎

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曰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

之臣曰道事君

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集解劉攽曰五世之臣案此世字當是代字後人誤改先謙曰官本注殷作

商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曰福祚流衍本支百世

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季世之臣曰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曰爲功天



呂爲賊

史記曰白起爲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爲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

里此爲虐於人也

息夫董賢主呂爲忠天呂爲盜

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

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爲高安侯

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

不及矣

易繫辭之言

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

集解劉攽曰案

文少兩字蓋本云德不稱其位能不稱其祿蘇輿曰潛夫論貴忠篇作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其殃必大

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鑿

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統必亡矣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

鑿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

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

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

讟於道前人呂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

集解蘇輿曰潛夫論政作世連

下讀此疑避唐諱改統帳而政以來有避作政者

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

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

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

集解惠棟曰潛夫論云小兒哺乳太多則

必掣縱而生癩藝文志有癩癧方三十卷服虔曰音瘳引之瘳說文云癧小兒癧癧病也

富貴盛而致驕疾愛

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

都市

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集解沈欽韓曰趙策作銜劍微之於柱以

刺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曰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

曰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已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夫戴禮貴戚願其

宅吉而制為令名

集解惠棟曰漢圖宅術云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

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又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

水勝火火滅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案圖宅術班氏藝文不錄載見

王充論衡

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已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

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

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

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同集解

先謙曰注同誤官本作何是

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曰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

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

游手爲巧謂雕鏤之屬也

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

翼翼四方是極

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

今察洛陽資末

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

桑百人衣之曰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

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竝至則民安能無姦

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竝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



弱生於強亂生於化危生於安

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時安而不慎微

則危矣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時作恃是

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

防萌曰斷其邪故易美節曰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也

鄭玄注云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

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

七月詩幽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集解沈欽韓

曰七月箋以于貉取狐狸為助女功食鬱至剝棗為助男功大者男女正功農桑也小者男女佐功皮裘蔬果也注云索綯之類非

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曰謀姦合任為業

合任謂相

合為任俠也

或曰游博持掩為事

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集解

惠棟曰陳羣新律序云雜律有博戲功臣表曰安邱侯張拾坐博揜髡為城旦師古曰博或作博六博也揜意錢也皆謂戲而取人

也財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曰

巧詐小兒

集解沈欽韓曰泥車遣車也陸機土庶挽歌陶犬不能吠瓦雞焉能鳴

此皆無益也詩刺

不績其麻市也婆婆

詩陳風也婆婆舞貌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又婦人不修中饋

休其蠶織

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曰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

憤

集解先謙曰官本下憤作憤當是

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

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

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曰書祝

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眾縷繞

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

集解沈欽韓曰蓋采勝五色縮辟兵及續命縷之類

皆單費

百縑用功千倍

集解蘇輿曰千倍當從元書作十倍先謙曰單讀曰殫

破牢為偽曰易就難

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

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

前書音義曰弋厚也絺縐也

革舄韋帶

集解

惠棟曰潛夫論足履革舄以韋帶劍

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

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錦繡綺紈葛子

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水紈子細稱也

布又有葛馬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荆州記曰秣歸縣

室多幽閒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集解沈欽韓曰吳都賦注升越越之細者廣東新語葛越南方

之布以葛為之以其產於越故曰葛越御覽八百二十犀象珠玉

竹林七賢論曰南郡太守劉肇遺我箇中布五十端

虎魄璠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

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璠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集解先謙曰注謂上山

石二字當依正窮極麗美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其嫁娶

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反騎奴侍童夾轂竝引

富者竟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

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

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曰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

數後世聖人易曰棺槨

易繫辭之言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易下多之字

桐木為棺葛采為

緘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

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集解惠棟曰緘古墨子

作繡從系崩聲說文曰繡束也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

繡之沈欽韓曰墨子節葬篇南巴之中作南已之市呂覽安死篇

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高注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已與巴相似而

誤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已後轉用楸梓槐柏杙樗之屬各因

方士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

必欲江南櫛梓豫章之木

櫛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櫛櫛音而注反櫛似櫛櫛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

豫章即樟木也集解沈欽韓曰類篇櫛或从栗木名一曰木栴又

尼主切木名可染又兒克切木名栴棗字書則櫛櫛為二木爾雅

翼混楨棗與芝栴為一故李注亦疑櫛櫛不可為棺櫛疑楨字之

借爾雅楨鼠梓郭注楸屬也今人謂之苦楸先謙曰注注反官本

反作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櫛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

云是

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眾而後動多

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

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

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

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及遲也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

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

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

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櫛梓梗柶集解先謙曰官本梗作榘是多埋

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鄙畢

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鄠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

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曰為褒君愛

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曰雕牆春

秋曰為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

公君子曰爲不臣

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櫓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

不臣是棄君於惡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櫓作檣

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

乎

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

實貢篇曰國曰賢興曰詔衰君曰忠安曰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

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

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亂殷

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

衛之於晉不得爲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強弱爲大小衛雖侯爵猶爲小國

今曰大漢之廣土士民

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

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曰朋黨用

私乖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



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

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

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臣亦得四友謂同也為胥附賜也為奔走師也為先後由

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

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集解惠棟曰左傳析父謂子革曰今與王言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

也且攻玉曰石洗金曰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濯

錦曰魚浣布曰灰夫物固有曰賤理貴曰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

取長曰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曰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

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集解蘇輿曰言有疵者出處默語集解先

勿彊舉為美潛夫論下有以壯虛聲四字可證謙曰官

本作語默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  
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曰為國者曰有民也民之所曰為民者曰有穀

也穀之所曰豐植者曰有民功也功之所曰能建者曰日力也化

國之日舒曰長集解惠棟曰唐諱治章懷注後漢書隨文改易浮

賤治貴以醜治好述赦篇凡治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或作化或作

正或作洗此篇治國之日舒以長改為化國後人因之遂有光天

化日之語豈非郢書而燕說乎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曰短故其民

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義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

之國有女子曰義和方浴日於甘泉義和者帝俊之乃君明民靜

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義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

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

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乃上閣下亂力不足也孔子

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稱既庶則富之既富又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

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

時公車曰反支日不受章奏

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

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

詣闕而復拘曰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

申訴而令長曰神自畜

難見如神也集解劉攽曰令冤民仰希申訴案文令當作今

百姓廢農

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

說文曰舖謂日

加申時也今為哺字也集解惠棟曰舖日加申則朝為日加辰也說文又曰申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吏以舖時聽事申旦政也意氣謂請託也古人以竹簡相問遺修意氣謂之竿牘說見司馬彪莊子注周壽昌曰案既云舖即不得言朝疑作日字始合意氣猶言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

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曰

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

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曰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

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曰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



於廷曰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曰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曰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

曰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曰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

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曰日月

集解先謙

曰而猶乃也言習慣成例貧弱者無曰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

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

信讀曰伸

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

小民所曰易侵苦而天下所曰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

曰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

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

三十萬人廢其業也曰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

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

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

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

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已明之哉夫謹赦之人身不蹈非

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

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

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

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幸戮已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

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集解沈欽韓曰潛夫論述赦中有云洛陽有主諧合殺人者謂之會任之家受

人十萬謝客數千此所謂惡人高會而誇咤也案范史皆節錄非全文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

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

惠姦軌者賊良民

爾雅曰稂童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

書曰文王作罰刑

茲無赦

康誥之言也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

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

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

注云脫赦也集解先謙曰此引詩用今文

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

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已成大化非已

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

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

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

財奉已諂諛之辭已轉相驅

誕猶虛也

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

哉

謂第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集解惠棟曰顧其財與辭也論史記曰招權顧金錢又曰掉臂而不顧顧者商賈人之語也論

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已解散之此未昭



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

定鄉人有旨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集解惠棟曰釋名云

書稱刺書以筆刺簡紙之上也又曰寫所寫此文也書姓字於奏

上曰書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

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之又曰爵里刺書其官

爵郡縣鄉里也孔平仲曰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

刺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集解惠棟曰魚豢典

略云又以其刺刮髀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

迎集解惠棟曰服虔風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

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仲長統集解通鑑胡注仲姓也商左相仲虺周有仲山甫舜十六相有仲堪仲熊周八士有仲突仲忽字公理山

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

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幹字元才袁紹甥

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曰當

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曰為

君深戒也幹雖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曰并州叛卒至

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南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曰是異統異其有

鑒也統性倣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

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曰為凡遊帝王者欲曰立身揚名耳而名

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曰自娛欲卜居清曠曰樂其志論

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

果園樹後舟車足曰代步涉之難使令足曰息四體之役養親有

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日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曰娛之嘉

時吉日則烹羔豚曰奉之踟躕畦苑遊戲平林踟躕猶脚躑也濯清水追

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臺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為壇而舞

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集解吳仁傑曰論語包氏注浴乎沂水

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案王充書浴乎沂涉沂水也風乎舞雩風

歌也說者以為風乾身時尚寒安得風乾身乎充說與統合包氏

諸家讀如本字誤又曰歸當作饋鄭氏論語曰詠而饋注云饋酒

食也魯讀饋為歸今從古王充曰詠歌饋祭也史記仲尼弟子傳

云咏而歸徐廣曰一作饋統言詠歌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

饋食於高堂之上與古文論語合也

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老子曰玄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

又曰至人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無已也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

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道遙一世之上睥睨

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絃最清也

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曰陵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曰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王充論衡曰蟻螬化為

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騰

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集解惠棟曰殼音穀角音



祿沈欽韓曰釋魚騰作騰無有鱗二字廣雅  
有角曰龍蝮龍無角曰純蝮龍注脫蚪字  
至人能變達士拔俗

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

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  
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也集解惠棟曰幄音屋 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

遺何為局促天道雖夷見幾者寡集解惠棟曰寡音鼓 任意無非適物無可

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集解

惠棟曰左傳叔向曰以樂悵憂杜注悵藏也孔穎達云言以  
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猶古詩云埋憂地下也下音戶 叛散

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集解官本考證

曰西字監本作栖王會汾曰案山西與海左對今從宋本 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柂船尾也音徒可反 敖翔

太清縱意容冶集解惠棟曰治音古 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

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

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統  
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襲撰次之案董當作繆魏志

劉劭傳注繆襲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

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

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集解蘇輿曰此論固然然

以此昌言於曹氏秉政之時何以爲漢地邪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

竝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

不知去就疑誤天下益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

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

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已奮其前志

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

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

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曰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曰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

左傳洩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效焉杜預注云宣示也

曰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

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馭故名角觝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曼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

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晏安溺志也

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

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

澶漫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為樂也

信任

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

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

毒無聊禍亂竝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



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

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

集解蘇輿曰不仁猶癡頑謂於治亂漠不相關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

四體不仁亦或言麻木班超傳兩手不仁是也

沈溺致愚疾邪存亡已之迭代政亂從此

周復

集解先謙曰政亦治字避諱改

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

又政之

為理者取一切而已

集解先謙曰一切猶權宜也

非能斟酌賢愚之分已開盛

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已遠甚豈不然邪漢興已來相與同為編

戶齊民而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

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

千羣徒附萬計

徒眾也附親也

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

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集解先謙曰廢猶置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

能容

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

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

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

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

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

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已為罪焉源發

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棄放逸

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踏厚地猶恐

有鎮壓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毛萇注云跼曲也踏累足也集解先謙曰官本

壓作厭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

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

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曰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

溫者將皆曰修潔為諱惡設智巧曰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

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狼虎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吞

食生人暴虐不已已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集解官本考證

日之時也三字監本誤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

云二百者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已及今日名都

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

三十四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

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口五千九百五

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

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子遺孝靈遭

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棊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

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集解洪亮吉日注孝平帝時道三十

四東西九千二百二里案前書地理志三十四作三十二九千二  
百作九千三百續志劉曜補注王鳴盛曰南北一萬下彼有三千  
字此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  
脫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  
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  
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已往可及於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曰士民之命假之曰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曰盈其欲集解先謙曰官本無極字報蒸骨血曰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集解先謙曰官本藉作籍通用字

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沓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

老子曰智慧出有大偽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慧作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

不可授之曰柄假之曰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

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祛 苦反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

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

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

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

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

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集解惠棟曰法

言云五兩之綸半通之銅李軌曰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

者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

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榮樂過於封君執力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

智之子被穿幃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

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

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

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

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已懲中罪安得不

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夫雞狗之攘竊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集解惠棟曰四者皆髡為

人不皆非值於死者也集解惠棟曰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

制中刑已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

刑輕之不足已懲惡則假臧貨已成罪託疾病已諱殺假增臧貨

託稱疾病令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

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已來

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為忍於殺人也

集解劉敞曰案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

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

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易曰陽

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

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一伍

之長才足曰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曰君一國者也天下之

王才足曰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

也制國曰分人立政曰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

縣集解王補曰縣下通典有一界字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沔澤猶有可居

人種穀者焉集解王補曰通典此下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

使誰能自任緣邊之地亦可因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

里明版籍曰相數閱審什伍曰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也集解

惠棟曰尉繚子云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限夫田曰斷并兼定五刑曰

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

長曰興政理急農桑曰豐委積去末作曰一本業敦教學曰移情

性表德行曰勵風俗覈才藝曰敘官宜簡精悍曰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

斬牲以左右狗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曰存守戰嚴禁令曰防僭差信賞罰

曰驗懲勸糾游戲曰杜姦邪察苛刻曰絕煩暴審此十六者曰為

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際其老弱集解先謙曰官本際作除是但戶一丁

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

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又十

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

者萬人也曰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曰才智用者謂之士士

貴者老充此制呂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

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

可呂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

拱執也押檻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呂無

為事之呂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為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

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由肉刑又井田之法今不用君是不摹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又作及是

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呂

之化或呂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

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

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呂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

賦斂呂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

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呂為奢



由其道而取之民不曰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廩曰稟貸不亦仁乎  
衣食有餘損靡麗曰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  
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  
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  
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卽隱逸之人也 曰廉  
舉而曰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 呂反 夫選用曰取善士集解先謙曰官

本曰 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曰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

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筭曰待天下之君子也筭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

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猥猶多也 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竝起農桑失業兆民呼

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

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

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

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集解沈欽韓曰詩傳騫虧也坐

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

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葶葶與殍同音皮表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同作通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孟子載曰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

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曰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曰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

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集解劉放曰案文當作班祿可

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

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以下未也集解惠棟曰崔實政論云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

悉不墾發其說與統同也雖然猶當限曰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

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

集解沈欽韓曰案統此篇曰不專任大臣故有外戚宦

子擁虛器若玄默之尸尚欲專任一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

相是猶厝薪揚湯謂之昌言可乎

爾雅曰冢大也貳猶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

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

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糾萬姓

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猶作謂

春秋之時

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

相而貳之曰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

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

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

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矯枉過

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臺閣謂尚書也集解惠棟曰唐

六典云秦置尚書禁中有令丞

常通章奏而已事皆決丞相府漢武宣後稍委任光武親總史職

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王鳴盛曰案李注甚確



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  
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  
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於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  
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死免者至多不可枚舉至魏黃初二  
年方詔天地皆勿劾三公統論切中其弊又黃瓊傳云遷尚書僕  
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  
香遷尚書令上疏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皆謂  
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  
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  
臺閣者尚書也又酷吏陽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  
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又三國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  
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  
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  
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  
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  
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  
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乃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  
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  
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  
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肅立言雖若爲  
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壅閉蓋尚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  
之公卿之權分於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

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又曰尚書固為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為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王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前將軍領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為恭顯所殺矣尚書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公卿表篇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及中書謁者皆為屬官其品秩皆不高而表中竝無尚書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故恭顯使鄭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之士人之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祕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黃初中改祕書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為宰相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祕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白以臺也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唯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唯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閣連及之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

怒四夷

撓音火高反

招致乖叛亂離斯瘼

瘼病也

怨氣竝作陰陽失和三

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

反呂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

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

之常人耳惡足已居斯位邪

檢柙猶規矩也集解通鑑胡注楊子云蠢迪檢柙注云檢柙猶隱括也毛

晃曰檢柙就檢束也輔也俗作檢押非

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

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

屠嘉之志

展猶申也文帝時大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

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

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

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

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



之端

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得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

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中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得作執裁下之作上

自此已來遂已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

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

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

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

光武奪三公之重

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已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

言光武奪

三公重任今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疏后族親故也

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

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

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

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

病人謂萬

姓困敝也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

已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

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筦國家之柄及其伏誅

曰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

權重於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

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敵也

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

也曰為世非胥庭人乖穀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

子曰夫聖人鶉居而穀飲言鶉鳥無常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

變山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

於知也則應俗適事難曰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

分則一豪曰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

釐失之何曰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千里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

法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

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參差於上世齊一也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

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

注用偽孔傳說鄭注絺讀為黼黻也司服注希讀為絺或作黼

公彥誤字之誤也江聲云古字段借以絺為黼其作希者乃絺字之誤賈

會鄭意亦有宥公族黥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

同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

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

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若乃偏情

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

能折衷也故葛屨履霜傲由崇儉詩衛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

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楚楚衣服戒在窮賒詩曹

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

日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略也

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貌也喻曹朝君臣皆小人也徒



飾其衣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賒疎禁厚下尾大陵弱疎禁謂

奢同集解先謙曰官本君作羣是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未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曰苛

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曰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

曰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曰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

書鑄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為國

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詳約也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

弛張之弘致可曰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

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曰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曰柱下為誕辭清靜

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隋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集解先謙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傲之規宜曰官本隋作隨是

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為傲矣如已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

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不限局已疑遠集解蘇

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拘玄已妨素則質書塗路雖局官守有限李注引爾雅局近也

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

失祥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集解

先謙曰官本祥作詳古字通

大雅曰宮本雅

大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曰宮本雅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終

後漢書四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四十九按補

王充傳仕郡為功曹

侯康曰論衡自紀篇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

行

著論衡八十五篇集解先謙曰中郎不當鄙陋至此袁葛記事麤

疏止自形其無識耳

謹案論衡一書自劉知幾以下代有繩其失者近儒錢大昕舉其尤紕繆者至謂國

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聖賢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善惡之證不在袖福實啟後世是今非古之端今觀其書凡此類詭異之論並無理實可求且與他篇之說亦自相背蓋中郎之藉資談助豈以生丁亂世失身權門權辭解圍本有不可告人者耶

乃造性書十六篇集解先謙曰性上奪養字官本有

錢大昭曰性書閩本作養

性書

王符傳安定臨涇人也

臨涇故城在今涇州鎮原縣南五十里

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錢大昭曰今見存三十五篇序錄一篇

父母有常失至傷於寵柳從辰曰今潛夫論寵下有父母常失在

臣

銜刀都市注趙將李牧為韓蒼所譖官本蒼集解沈欽韓曰趙策

柳從辰曰事見秦策五趙字誤

以巧詐小兒官本無

車駢數里注駢衣車駢薄丁反官本注上駢作駢下駢作駢案此

飾車駢馬注駢併也謂二馬也前書平紀元始三年又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輅併馬服虔曰輅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車駢數里本指車馬言注乃誤駢為駢遂至音義皆誤注既與文岐故注字各本莫衷一是耳當改云駢二馬也

文帝葬芷陽注芷陽縣名官本注無明帝葬洛南錢大昭曰南

春秋曰為非君官本非作不是錢大華元樂舉錢大昭曰舉

乖實趨華官本乖作背錢大

穀之所曰豐植者官本植作殖是

既富又教之官本又作乃

非朝舖不得通集解周壽昌曰案既云舖即不得言朝疑作日字

案朝舖皆食時故求通者苦之非有誤

仲長統傳垂露成幃注在旁曰幃官本文作幃注乃作帷誤也

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錢大昭曰魏志劉劭傳注作一十四篇柳從辰曰今裴注引作二十四篇隋經籍志

仲長子昌言十二篇案與三國時少十二篇

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錢大昭曰閩本苟下有能字

秦政乘并兼之執注政始皇名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名都空而不居集解洪亮吉曰注孝平帝時至九千二百作九千

三百官本注亦作九千三百

拱押天人矣注拱執也押檻也官本注檻作檻从手案古無从手之押字前書息夫躬傳押讀爲狎



本即狎之譌文此訓狎為檻則又  
狎之譌文也監即孽字官本注誤

開倉廩曰稟貨官本廩作庫

朱輪四馬官本四作駟

校計騫短官本短作矩非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注貊道也官本注無道字

開引自裁之端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得作執裁下之作上又獄中中作卒

均依前書賈誼傳文

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孟子曰矯枉過直案今孟子無此文柳從辰曰章

懷注凡四見王符仲長統傳論張皓傳贊作矯枉過正朱祐等傳論作矯枉者過其正黨錮傳矯枉故直必過注稱見孟子海

甯周廣業據為孟子逸文

楚楚衣服注毛萇注云官本注云作日

刑書鐫鼎事有可祥官本祥作詳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後漢書五十

宋

宣

城

太

守范

暉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注

王先謙集解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

不載母氏

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

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

明年按輿地圖

集解惠棟曰前書云武帝元狩六年御史大夫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

令諸

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

於白虎殿七年帝曰廣平在北多有邊費

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乃徙

羨為西平王

西平縣屬汝南郡也集解先謙曰注見更始傳

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

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

集解王會汾曰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也前後書志兩漢並無淮南淮

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即後漢之陳國也陳與淮陽既為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

郡無疑也前云徙為西平王分汝南八縣為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

部也下云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淮

陽尤為謬矣錢大昕曰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為陳國遺詔徙西平王羨為陳王是其證也淮南王昞以章和元年薨未為

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白或疑淮當為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予言之不安惠棟曰淮南即廬

江兩漢志無是郡當作淮陽也洪頤煊曰西平長平西華項新陽宜祿六縣皆舊屬汝南羨徙封陳其入縣并入淮陽未嘗并入汝

南疑紀誤先謙曰食淮陽郡上范史誤脫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一益字遂致聚訟閱它傳如此例者自知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

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祭謂之大射大射

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示服猛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

熊入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于是諫爭不合為王所



非坐司寇罪也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陳留耆舊傳云高慎字  
孝甫敦質少華口不能劇談默好沈深之謀為州從事號曰臥虎  
人為之語曰巖然不語高孝甫歷二縣令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  
累為宰官何不儲蓄以遺子孫慎曰我之勤苦以清名為基以二  
千石遺之也慎亦作順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

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或殺儀家屬吏

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集解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

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澠水

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

集解惠棟曰三縣皆屬汝南先謙曰西華注見靈紀項今同新陽

今穎州府太和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列侯古今注曰番為陽

縣西北六十里參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集解惠

棟曰案漢雜事有宗正劉千秋或曰胡廣漢官篇有劉千秋又案

胡氏漢官所稱劉千秋乃字也非名也當以鈞弟為正參一作恭

平周亭屬扶溝即小扶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

削圍宜祿扶溝三縣

圍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集解先

留圍縣先謙曰注列

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

了反復坐

當作伏官本不誤

謙曰圍注見曹褒傳宜祿在陳州府沈邱縣

二

北扶溝在縣東北四十里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

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

侯崇為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

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愔時為沛相與寵共祭

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

惺靈帝熹平元年惺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惺詣北寺

詔獄使中常侍王醜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竝作甫此云醜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

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集解劉攽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吳仁傑曰案洛陽上清

宮有漢所作石栝窪梓以祠五君者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蓋

尊老子也漢人因以老子為大老君真誥云大洞之道至精至妙

是守素真人之經昔中央黃老君祕此經世不知也則道家又自

有黃老君案國相奏王祭天神希幸非冀正以黃老君非經祠耳  
若所祭黃帝老子不應謂之天神沈欽韓曰真誥甄命授云中央  
黃老君為太虛真人南岳赤君之師又云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  
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為太  
極真人注云即黃老君也  
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醜等奏愔

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曰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

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祕法以天

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集解惠

棟曰鄭眾周禮注云五射一曰參連賈公彥云參連者前放一矢

後三矢連續而去也惠士奇曰新序云審參連吳越春秋云射之

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

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後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

皆棄城走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集

弩臺在宛邱縣治古陳城南國人數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

得完百姓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眾屯陽夏

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集解洪亮吉日案肅宗自稱輔漢大

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

傾資賑贍竝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

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桓人察孝廉補

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



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闔陽私行  
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集  
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俊孝靈皇帝擢拜陳相汝南葛陂盜賊竝  
起陳與接境四面受敵俊厲吏民爲保障之計出倉見穀以贍貧  
民鄰郡士庶咸往歸之身捐奉祿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  
給其衣食先謙曰官本桓作傷是

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

云集解官本考證曰陵監本誤作陽今改正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

取其美名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

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

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曰封乃徙爲六安王呂廬江

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

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

竹邑縣屬

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邕字傳

元初三年恭呂

事怒子酺酺自殺

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

寫誤也集解先謙曰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里

官蒼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集解先謙曰今本東觀記前下有妻字是也下又引記云丁為魯陽鄉侯則是丁未物故而物故者乃其妻也國相趙牧呂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

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曰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

會赦免死

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會母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于家恭立四十六

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鄉侯丁為魯陽鄉侯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

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

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集解顧炎武曰齒是瘡字古齒字皆有作瘡者故誤為齒耳惠棟曰

田君斷碑云樵悴毀齒傅相呂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

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集解惠棟曰孫

後漢書五十一  
四  
恂云昌姓後漢有東海相昌豨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曰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集解沈欽韓曰續志

明帝改信都國名樂成此偶與河間所治之樂成縣同名耳永元間樂成河間兩國竝立不得同都此一縣一統志以為即河間府

獻縣東南之樂成非也黨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

初四年曰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

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

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集解錢大昕曰觀津本屬信都柳樂不知何時

改隸清河也史記外戚世家竇皇后清河觀津人此在信都置郡之前郡國志中水成平屬河間先謙曰觀津注見劉植傳中水見

李忠傳饒陽安平見光武紀南深澤今定州深澤縣東南三十五里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

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集解惠棟曰孫恂云哀姓漢有哀章章姓秦有章邯黨召哀置入



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

黨乃縊殺內侍三人已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

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鄒二縣鄒縣屬鉅鹿郡鄒音羌堯

反集解錢大昕曰鄒本屬鉅鹿不知何時改隸樂成竊意建初所

益入縣鉅鹿之鄒當居其一史誤以為清河之游清河本無游縣

也先謙曰今保定府東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

子國絕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修縣及條

海條字或作修集解洪亮吉日前書地理志修市縣屬渤海郡修

縣屬信都國水經注引地理風俗記曰修縣西北二十餘里有修

市城故縣也二縣蓋光武時并省為一縣治在修故續志云屬信

都耳是後漢書本無修市縣此注止應云修縣屬渤海沈欽韓曰

注及當為即又衍一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  
皆字先謙曰沈說是  
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  
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醜  
其面而放逸其心醜媼也言面媼然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

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

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集解

惠棟曰東觀記載安帝詔曰樂成王居諒闇衰服在身彈棊為戲不肯謁陵

慢易大姬不震厥教

大姬即莖

所繼之母

出入顛覆風淫于家

集解惠棟曰風淫猶棚淫也古文尚書曰棚淫于家許慎云淫門內

風棚音相近一說牝牡相誘謂之風風淫周禮所謂鳥獸行也

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

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

周禮司寇

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

議賓其貶莖爵為臨湖侯

臨湖屬廬江郡集解惠棟曰通鑑作蕪湖侯案蕪湖屬丹陽非侯國通鑑非周

壽昌曰章帝紀齊王晁貶蕪湖侯傅俊傳子朕無則哲之明致簡

昌徙蕪湖侯蕪湖本侯國不得謂通鑑為非

統失序罔曰尉承大姬增懷永歎

袁宏記曰尚書侍郎洽宏議以

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日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莖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導血氣方

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蠢愚見赦莖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祖賦令得改過

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集解惠棟曰注洽宏袁宏紀作岑宏

延光元年曰河間孝

王子得嗣靖王後呂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

立三十年薨子績立集解先謙曰官本績作績考證云績字一本作績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為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賊平復國其

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

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呂臨淮郡及九江

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

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

集解錢大昕曰下邳本東海屬縣今置為王國而以臨淮郡地益

之志稱下邳國十七城除下邳曲陽司吾良臣夏邱本不屬臨淮

其餘十二縣并鍾離五縣正合十七之數但志所載東城即九江

之東城實重出一縣當併下邳計之為十七也鍾離當塗歷陽全

椒四縣志仍屬九江傳又不見削地事攷漢世王子封侯者例別

屬它郡鍾離歷陽志稱侯國必王子侯也其二縣志不言侯國或

分封未幾而國除為縣乎先謙曰東城見質紀歷陽見法雄傳全

椒見馬成傳鍾離今鳳陽府

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東北東城今定遠縣東南

後漢書五十一



印後漢書五十一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

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

東觀記載和帝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

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

印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迄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

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

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

焉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和帝二字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

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

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

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

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譌耳

然是宋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

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

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集解先謙曰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四年徙為

梁王曰陳留之鄆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鄆今許州鄆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已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

集解惠棟曰鄆屬潁川說當依注作鄆錢大昕曰案前志已氏本屬梁國薄單父成武本屬山陽且濟陰王長亦同時益封以理揆

之不應奪濟陰以畀梁恐傳文誤也郡國志鄆作臨此字亦誤當為鄆先謙曰寧陵今歸德府寧陵縣南單父注見光武紀已氏見

桓紀成武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

見宗室傳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卞本自有周曹叔振

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

集解通鑑胡注姓譜卞本自有周曹叔振

有卞莊子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

楚有卞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

丁巳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

及知吉凶也集解沈欽韓曰春秋合誠圖云黃帝請問長生之道

太一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抱朴子雜應篇甘始法召六

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宋崇文總目有祭六丁神法一卷

暢數使

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其占氣

集解惠棟曰占

日月星  
氣也  
祠祭求福忌等詔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

蒼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

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

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

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從官下忌侍史李阿也利臣財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

自知陷死罪已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

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

曲法申恩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已負先帝而令陛

下為臣收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集解顧炎武曰收汗猶云含垢袁紀作收恥通

鑑作受汗惠棟曰收汗猶受垢也老子道德經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誠無氣已息筋骨不相連臣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



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集解惠棟曰漢制諸王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其無子者願

還本家自選擇謹敕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

鼓吹蒼頭奴婢兵弩殿馬皆上還本署集解通鑑胡注漢官儀云騶騎王家名官騎與殿馬

皆屬太僕工技屬尚方鼓吹屬黃門蒼頭奴婢屬承巷御府奚官等令兵弩屬考工令各有本署也臣暢曰骨肉近

親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集解蘇輿曰心字疑衍曰凶惡復

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

臣小善之路集解先謙曰官本小作遷義並通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願

能自悔臣曰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

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集解惠棟曰言不能引分自裁唯陛下哀臣令得喘息

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曰久生下入黃泉無曰見先帝此誠臣

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

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

紛有言今王深思悔禍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

小子

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集解惠棟曰王禮乳母不得稱小子暢自云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熒惑臣暢則指卞忌李阿明矣

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王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

率休德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

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

訟言而終吉也

強食自愛暢固讓章疏上

集解先謙曰官本疏作數是

卒不許立二十

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平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

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

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

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曰

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呂汝南

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

集解錢大昕曰案汝南郡無新安縣疑新陽之譌也郡國志西華仍屬汝南

立

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平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

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竝葬京師側無子其

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

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

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

集解錢大昕曰永嘉當作元嘉

豹立八年薨子曷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

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呂東郡之離孤陳留之長

垣益濟陰國

集解錢大昕曰郡國志長垣仍屬陳留

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曰幅之謂之幅利言



人情須節曰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

左傳曰齊景公與晏子邾殿之

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

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

東觀明紀

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嘗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

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三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

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

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

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侯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肩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邠

惑三藩夙齡

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歿

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終

後漢書五十

後漢書集解卷五十校補

陳敬王羨傳帝曰廣平在北注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

已詳吳漢傳洛當為洛官本注不誤

遂行天子大射禮集解沈欽韓曰北堂書鈔至以二千石遺之也

侯康曰此引陳留耆舊傳未詳魏志高柔傳注所引可證案慎亦作順非異名乃宋時諱慎避改耳

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集解惠棟曰至平周亭屬扶溝卽小扶

城也見水經注高亭侯高陽亭侯也屬陳留圉縣柳從辰曰惠據校本周亭

侯作平周亭侯是此注與官本注皆奪平字也案觀高陽亭侯注亦止作高亭侯又無一定

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案此又前注所不數疑伏侯注亦未盡可據

彭城靖王恭傳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注竹邑或為邕字傳寫誤

也 沈銘彝曰竹邑侯相張壽碑立於建寧元年今在城武縣學宮

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注東觀記曰至代林亭侯也錢大昭曰據東觀記

當作兄弟八人

樂成靖王黨傳增懷永歎注袁宏記曰尚書侍郎冷宏官本注記作紀冷作

冷案作紀是作冷非也前書五行志下之上冷州鳩曰應劭曰冷官也師古曰樂官曰冷後遂以為氏冷音零其字從水顏說

甚明冷非中國集解惠棟曰冷宏袁宏紀作岑宏柳從辰曰今

姓漢世所無也

下邳惠王衍傳子哀王宜嗣數月薨集解錢大昭曰數月二字衍

至相距廿載豈數月乎案靈紀中平元年十二月己巳大赦天

除如自中平二年起算至六年止凡五年歷獻帝初平四與平

二建安十一凡十七年則中間相距廿二年前後且廿三年不

止廿載矣惟靈紀於中平元年已載意無子國除獻紀建安十

梁節王暢暢尤被愛幸尤原作猶錢大昭曰猶南監本作尤今據

呂陳留之鄆甯陵注鄆今許州鄆陵縣也案據注作鄆則知正文



郟乃沿監本改  
集解惠棟曰郟屬潁川訛當依法作鄆錢大昕

曰至郡國志鄆作鴈此字亦誤當作鄆案光武紀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鄆

皆下之彼注云鄆今豫州鄆城縣也章懷既釋鄆為豫州之鄆

城則此云許州鄆陵當然是鄆非鄆不獨官本注作鄆誤各本

正文作鄆皆誤矣惟鄆之作鴈似不應遽指為誤春秋隱元年

鄭伯克段于鄆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皆鄭地

左昭十三年傳王沿夏將欲入鄆此鄆鄆之鄆乃楚地其字則

同作鄆漢惟楚之鄆始仍名鄆前志屬南郡惠帝三年更名宜

城班注說文注可證鄆陵前續志均屬潁川郡鄆前志屬陳留

郡續志屬梁國字則前志均作偽續志均作鴈無更作鄆者如

以為誤則前志亦誤矣許州鄆陵新舊

唐書均作鄆陵今開封府鄆陵縣治

暢性聰慧官本慧作惠

數有惡夢柳從辰曰袁宏紀云夢見星宿

還餘所食四縣下邑鴈鴈薄也

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集解蘇輿曰志匪由于咎疑當作咎匪由

王柳從辰曰于字係王字之譌咎字屬下讀案于當作王錢大昭已有是說注云謂由十忌及王禮等也此由字即承上非

由王來不  
必如蘇說

永平十六年官本平作元是

淮陽頃王昞傳永平五年錢大昭曰五年當作十五年脫十字

永平二年錢大昭曰永平當作永元南監本不誤案官本亦作永元

子頃王儀嗣案常山本昞舊國儀無即用昞諡之理疑誤

濟陰悼王長傳曰東郡之離孤錢大昭曰孤當作狐

亦由布帛須幅曰成其度焉注左傳曰官本日作云

下邳嬰痾官本痾作痾